

遠東教育出版社計劃
情調及華文特色如文不盡
甲乙電本陰說 嘉士不
集、著、會文
律裁
檢

烽火

第 16 期

“方修文學生涯六十年慶祝會”專號

(伍良之、吳岸、張曦娜、周文、郁竹等)

“華教暨馬華文學的發展”研討會②

作家作品真情錄之八 / 杰倫

田舟 (1940—)

伍良之、石君 散文

丁云 小說、論文

本刊動態 / 伊清秋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05

2005年6月出版



擂鼓！——开幕仪式。图左起：邹寿汉、杨天德博士、叶新田博士、陆庭谕、陈胜尧医生。



大会主席叶新田博士致开幕词。

“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研讨会

日期：2004年8月13日及14日

地点：吉隆坡大运酒店

主办：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协办单位：《燭火》出版社、马来亚南大校友会、马来西亚华文学家协会、雪隆校友联、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霹靂文学研究会、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雪华堂文教委员会、新加坡学院马华文学馆、新山陶德书香楼。



大会主席叶新田博士（左起第三人）与主讲人在台前拍照。左起为马丽副教授、甄供、陈剑晖教授、吴岸、丁云。

会场一景。





文 学 季 刊
第 16 期

烽火



目 录

本期内容可在“亚细安网”
www.a-seanet.com 浏览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专号

- 4 方修心愿：把还没有做完的补充完
/ 张曦娜（新加坡）
- 7 神奇的桌子 / 安安（新加坡）
- 8 情真意切的文坛盛会 / 周文（新加坡）
——方修文学生涯 60 年庆祝会侧记
- 11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席
叶新田博士的贺信
- 11 世华贺词
- 12 新马华文文学史研究第一人——方修
/ 郁竹 辑（新加坡）
- 14 《燭火》社长伍良之的谈话
- 15 发扬方修精神 / 吴岸
——浅谈使命感与现实主义文学

散文 / 游记 / 杂文

- 20 神驰摩禄 MULU / 伍良之
- 23 心驰彩云之南 / 石君（新加坡）
- 26 文化长街 / 风沙雁（新加坡）
- 27 南大精神 / 符史瀛（新加坡）
- 27 方圆外有天地…… / 吴秀颖
- 28 公祭文
——永远的林老总三周年祭

小说 / 微型小说

- 29 无望的都市——春明篇（完结篇）
/ 丁云
- 34 写作惊魂 / 择浩（新加坡）
- 36 印华作协“第二届金鹰杯微型小说赛”
优胜作品选刊
- 36 亡羊补牢 / 晓星（冠军）
- 38 我要回家 / 朱希贤（亚军）
- 39 赴宴 / 杨思萍（季军）



诗歌

- 41 新天方夜谈 / 田舟
——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前一阵幻
觉
- 41 怀念陈嘉庚 / 长谣（新加坡）
——为陈嘉庚先生 130 周年诞辰而作
- 42 在这风暴的日子 / 秋山
- 43 逝（外一首） / 王涛
- 44 寒山寺怀张继 / 西彤（澳洲悉尼）
- 45 上帝啊，你在哪里？ / 伍良之
- 46 莫高窟 / 韩弓（新加坡）
- 47 史英短诗两首
- 47 诗赠莫泰熙（七律） / 廖金华
- 48 信念被屠杀 / 夏利玛
——伊曼的死
- 49 太平卖 / 马田（新加坡）
- 50 代赋集（七） / 春山
- 52 旧唱三帖 / 杰伦
- 53 莫顺生词四阙
- 54 黄色双拱门 / 韩牧（加拿大）
- 55 吾乡系列组诗 / 唐珉
- 57 武夷山（外三首） / 颜龙章

作家作品真情录

- 58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八 / 杰伦
——田舟（1940—）



“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研讨会专辑②

- 66 一个“生存”的命题 / 丁云
——马华小说的现状与未来
- 69 方修献词
- 71 沈慕羽献词

信息百叶窗

- 72 移民与客工谱写的一曲悲歌
——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
座谈会简述 / 网雷 (新加坡)
- 74 探索诗律境界 / 赵华护
——唐诗与对联分享会
- 75 马来文坛近况 / 阿金
- 76 轻描淡写话《巨浪》 / 晓春子
- 77 本刊动态 / 伊清秋

序与跋

- 80 感情的烈酒五十年不变 / 柳舜 (新加坡)
——吴岸诗集《破晓时分》代序

小荷才露

- 83 《族魂林连玉》读后感 彭亨金马扬中学
/ 张慧珊
- 85 生活 吉隆坡英豪学院 / 陈以珠
- 86 孤独中的享受 吉隆坡拉曼学院 / 谢思茹
- 84 我印象最深的一堂体育课
巴生兴华中学 / 张秀莲

读者·作者·编者

- 86 稿约
- 87 我们“继续加油”! / 甄供
- 88 编辑后记
- 88 鸣谢

刊名题字：沈保耀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05



社长
伍良之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主编

甄供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发行主任

春山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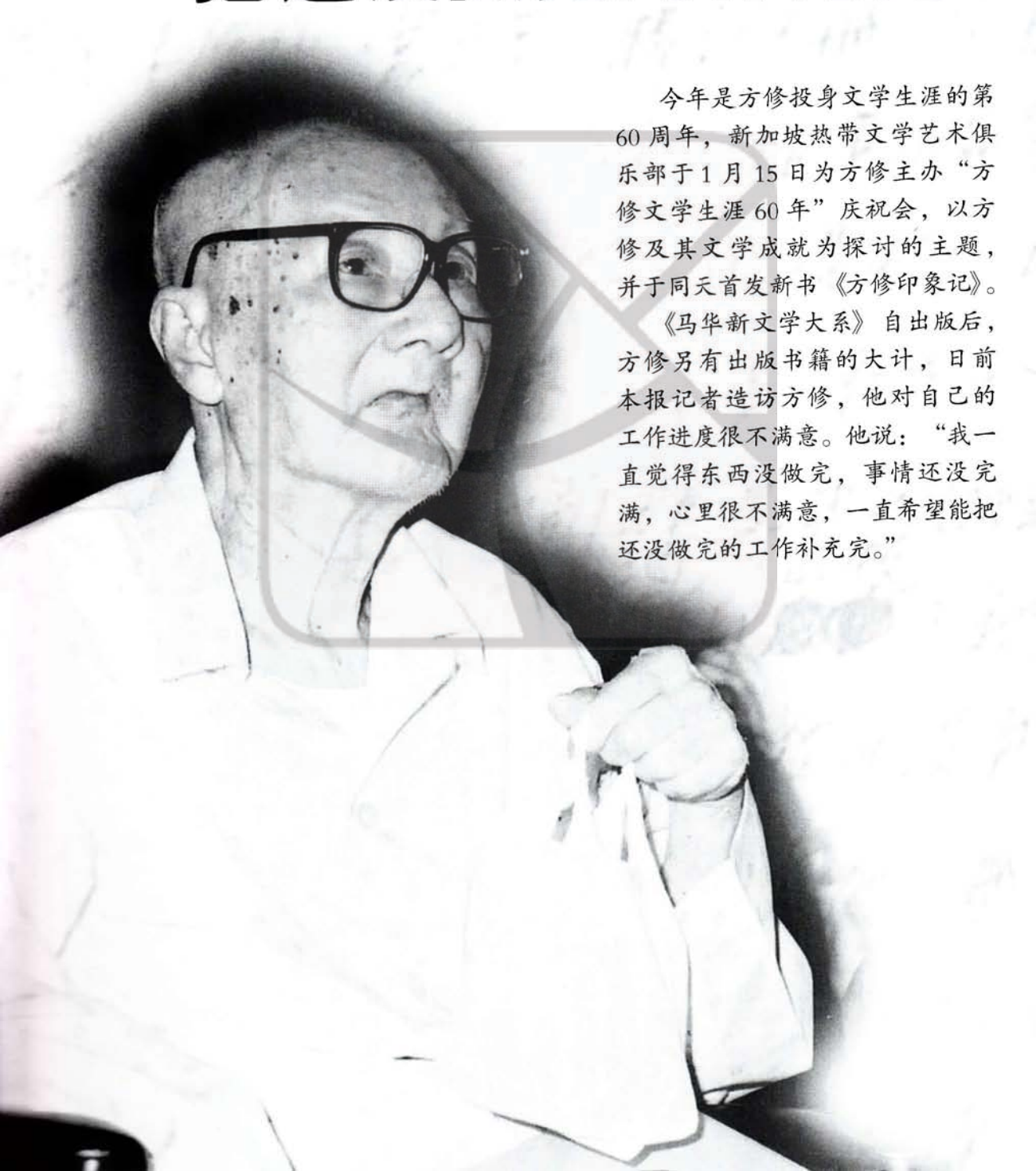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方修心愿： 把还没做完的补充完



今年是方修投身文学生涯的第60周年，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于1月15日为方修主办“方修文学生涯60年”庆祝会，以方修及其文学成就为探讨的主题，并于同天首发新书《方修印象记》。

《马华新文学大系》自出版后，方修另有出版书籍的大计，日前本报记者造访方修，他对自己的工作进度很不满意。他说：“我一直觉得东西没做完，事情还没完满，心里很不满意，一直希望能把还没做完的工作补充完。”



方修编纂另一部文学大系，即《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六册），于2000年出版。此为小说一、二集图照。

近晚来到文坛前辈方修老先生坐落在马里士他路的寓所。

坐在轮椅上，已届 83 高龄的方老，虽然垂垂老矣，但看起来气色神情还算清朗。

身体的半边形同残废

方老的寓所，仍然一如既往，堆满了满厅的书刊报纸，而老先生无奈地说：“我半边身体废了，已经两年不能写字了。走不行、站不行，体重一直增加，越来越麻烦了……”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为了将一本书放回书架上，老先生在爬高时不幸跌了下来，伤了右手和右脚。至今，受伤断裂的右手由于未能做手术，形同残废，而动过手术的右脚至今也仍不良于行。

提起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即将在本星期六举办的“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以及将于同一天首发的新书《方修印象记》，老先生笑了，他幽默地说：“那我要投桃报李，也写一本朋友们的印象记，每个朋友写一则。”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也是首次在新加坡举行的，探讨方修及其文学成就为主题的文学盛会。2001年，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联合 8 个文学组织、文教团体，在吉隆坡举办了“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各地作家学者参与其盛。

说方修先生是构建马华文学史的先行者和奠基者，一点也不夸张。

方老编著的多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研读马华文学者的必读之书：不论是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或是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先后举办的文学盛会，正是肯定及表扬方修先生对新马文学作出的贡献。

早在半个世纪前，方修有系统地进行马华文学史料整理与撰写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初版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是新马首部新文学史料，因为此书的问世，人们对新马新文学的发展脉络才有了完整的认识。

这之后，方修又耗时费力主编了《马华新文学大系》，从有限、杂乱、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将零星分散各报刊杂志的战前马华作品点滴汇集编整起来。

1996 年，方修整理补充了不少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出版了《马华文学史补》，收集了新加坡沦陷时期、战后初期、紧急状态初期有关文艺副刊、文艺杂志和文艺论争的宝贵文史资料，其中包括许多当年广受瞩目的文艺论争或文坛旧事。

记得几年前访问方老，他提起当年编写《马华新文学史稿》的动机时说：“新马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而作出努力，作为独立的国家又怎能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文学史？”



廿世纪七十年代初，方修编纂及出版第一套《马华新文学大系》（10册）。



“东西没做完，心里很不满意”

《马华新文学大系》之后，方修也计划出版6册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2集、散文1集、戏剧1集、理论1集、诗歌1集），但在推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各一集之后，碍于客观环境，出版工作即停顿下来。2000年由创新基金出版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即根据世界书局出版的四集重新改编、扩充，但至今还有散文及理论两集尚未完成。

他说：“我一直觉得东西没做完，事情还没完满，心里很不满意，一直希望能把还没做完的工作补充完。”

作为文学史家，方老对于70年代初期由世界书局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最满意，此套大系共10册，分为理论批评2集、小说2集、戏剧1集、诗集1集、散文1集、剧运特辑2集以及出版史料1集，所编选的作品从1919年至1942年。《马华新文学大系》同时也是东南亚首部新文学大系。

一辈子与文学为伍，方修至今仍没放弃文学，无法手写，他用嘴说，身边经常摆着一架录音机，灵感到时，对着录音机将所思所想录下来，再由身边几位来往的文友们一一为他整理出来。

六十年来埋首故纸堆中，持续不断为新马文学研究付出心力，方修使命感如昔，

至今，他对新马文学事业仍然有所执著、有所牵挂。

《方修印象记》首发式订在1月15日下午2时40分举行，“方修文学贡献”座谈会则订在同天下午3时30分举行。

入场免费，欢迎公众踊跃出席。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2005年1月13日）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

日期：2005年1月15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时
 地点：潮州八邑会馆2楼礼堂
 97. 登路 (Tank Rd)
 主办：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协办：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
 马来西亚《燭火》文学季刊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赞助单位：潮州八邑会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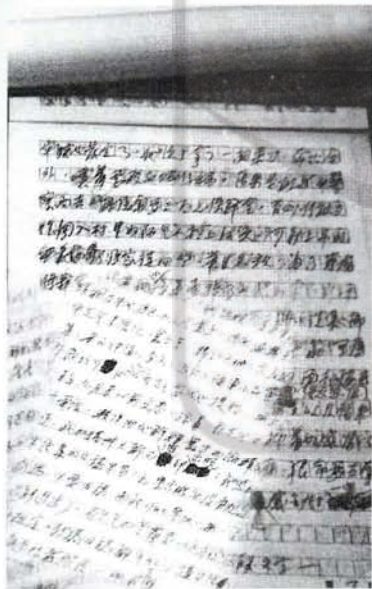
方修文学贡献座谈会

连奇：方修与文艺杂志《乡土》
 黎声：方修文艺副刊编辑生涯试探
 欧清池：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路向的回顾与前瞻
 甄供：方修文学史书写的审美理想
 吴岸：谈使命感与现实主义文学



/ 安安

神奇的 桌子



(编按：本文作者是方修的十岁孙子。文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2005年1月13日。)

我公公家的客厅
有一张桌子
它杂在其他家具中
很不相配

这张桌子
颜色斑斑驳驳
好像千年老树
盘根在一隅

桌面上
可热闹极了——
发黄的报纸
你叠 我挤
彬彬的书本
你挨 我让
更有方格子 圆珠笔
你歪 我斜
就是这些纸和字
会跳出来
排成队
被打印成
一本本的书

听说您 公公
很行 很行
请您告诉我
为什么——
当一本书印好时
您的头发就少了？
您的血糖叫家人皱眉？
您的眼睛却光芒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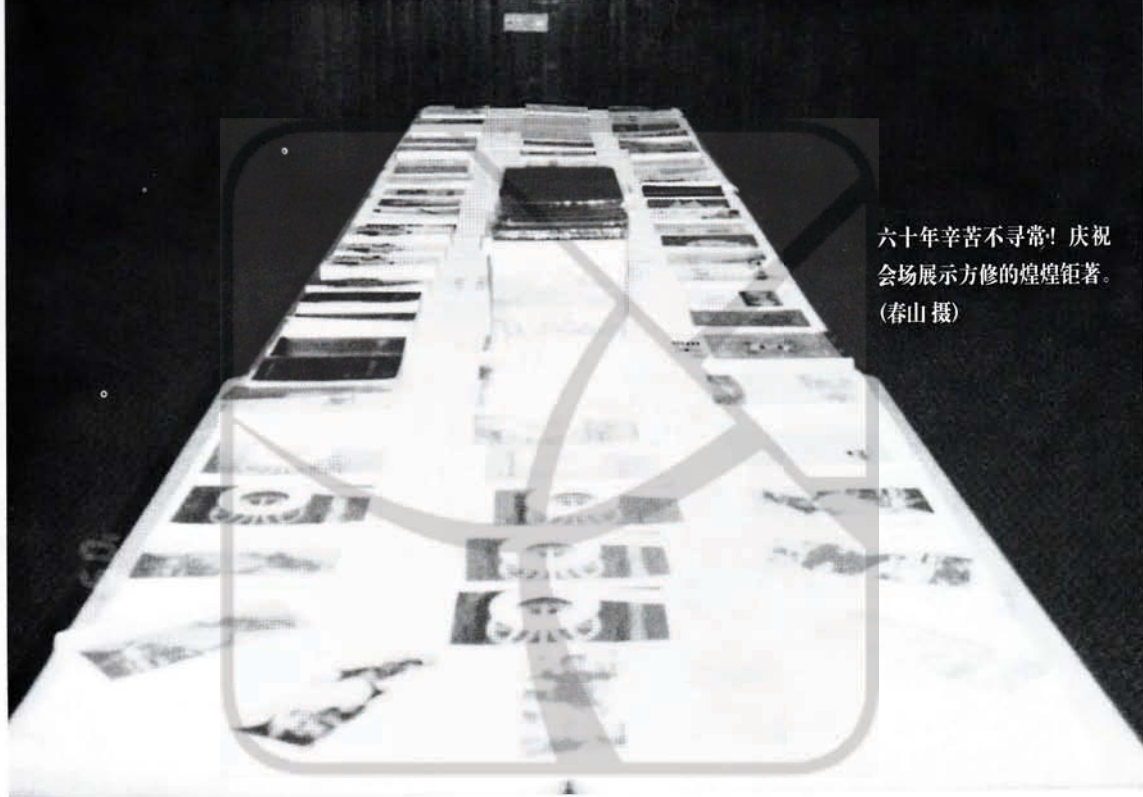
公公的桌子
很神 很奇

您的孙子安安



情真意切的文坛盛会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侧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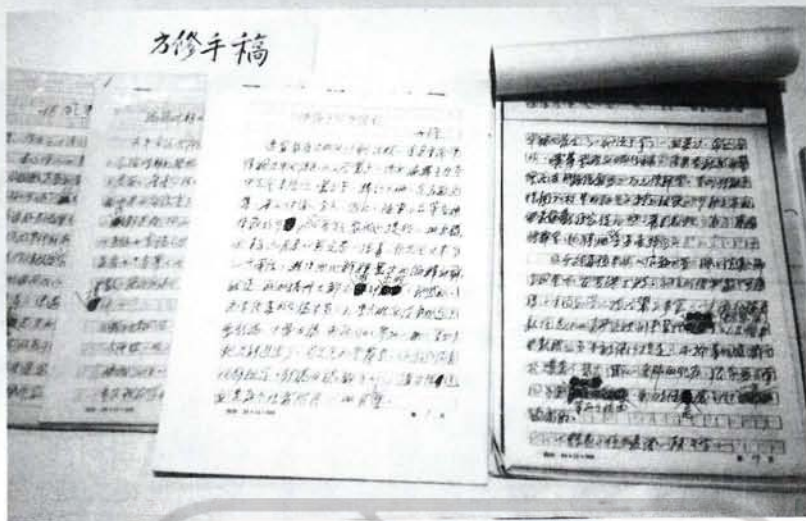
六十年辛苦不寻常！庆祝会场展示方修的煌煌钜著。
(春山摄)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是向方修表示崇高的敬意。这庆祝会从感情的认知、交融推展到理性的阐明、解剖，完成了对方修的深透的理解、亲切的关怀。

由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主办，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马来西亚《燭火》文学季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协办，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赞助的方

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于1月15日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当天下午，人们带着对方修的敬仰之情，纷纷前来潮州八邑会馆。二时左右会馆礼堂已座无

虚席，有些则站在会场后面，估计有三四百人出席。人们握手欢叙，会场洋溢着热烈气氛。在来宾中，有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邵一晤，新加坡国立大学



庆祝会场展示的方修手迹（春山摄）

前中文系主任林徐典、陈荣照，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黄大志，资深前报人黄彬华、黄宗理、王如明等，资深作家柳舜、林臻、严思、槐华、原旬等，文人会集，是难得一见的盛况。

高度赞扬方修文学史研究的精神

当司仪网雷宣布方修进场时，全场起立，以敬佩、关切的眼神倾注着出现在会场左侧门口的方修，并以掌声表示欢迎。方修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会场前排中间位置停下，庆祝会就由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致词，掀开庆祝会的序幕。

陈会长在致词中指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方修先生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研究、

编纂，战前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与史料的搜集、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教学，文艺评论、杂文与诗词的创作，以及给予后辈作者热忱的提携鼓励，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数十年如一日。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与干扰，终于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作出了卓越贡献。

举办这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就是要向方修表示崇高的敬意。其次，方修超过一百本编著，是他超过半个世纪来文学工作的心血结晶，蕴含、展现其深刻感受、科学真理、高尚精神，值得学习、继承与表扬。

庆祝会的两项活动，一是该俱乐部出版、发布收录 70 多位方修前同事、亲友写的《方修印象》，希望有益于人们加对方修

道德文章的认识、了解。二是举办“方修文学贡献座谈会”，希望有助于人们认识了解方修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对于继承优良的文学传统，促进文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接着致词的有世华协会副理事长长谣，《燭火》社长伍良之及砂华作协会长吴岸。他们都高度肯定、赞扬方修对新马文学的杰出贡献，是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第一人，其作品弘扬时代精神、科学真理、高尚品德。

庆祝会特别安排热带新诗朗诵团与四人歌手分别呈献赞颂方修的诗与方修本人的诗的朗诵与演唱。接着，司仪朗读了雪隆华校董联合会主席、董总署理主席叶新田、莫泰熙与杰伦、唐珉等多位作家，以及中国的谢冕、杨匡汉等



与文莱的王昭英等多位作家的贺词，如称誉方修为“文学旗手，治史楷模”，祝贺方修“青山不老，椿树长荣”，表达了诚挚的心意。

《方修印象记》新书首发式开始，由俱乐部理事方然致词，介绍了编书过程，感谢诸位作者的惠赐文稿，为庆祝会增彩添辉。

当司仪邀请方修向大家讲话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方修身体虽然虚弱，但精神状况良好，对着话筒，以激动的话语对大家的关怀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努力，对大家的称赞有所回应。

方修讲完话后，是休会时间，人们迫不及待地向方修拥去，同他握手，问候他，祝福他，与他合影留念，场面温馨感人。大家都牵挂他的健康，都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为华文文学事业再创辉煌！

在会场上中央的长桌面上摆着方修编纂、著作的近百本书和方修亲笔手稿，洋洋大观。在会场旁边的屏风板上，贴挂着国内外报刊登载的对方修的

评介，方修与文学团体、作家的交往照片，让人们对方修的文学生涯与文学活动，有更直观的观感。

五名主讲者的论述

接下来举行的“方修文学贡献座谈会”，由俱乐部副会长谢声远主持。五位主讲者按序精要地讲述各自的课题。主讲者的讲话全文，将在第九期《热带学报》上刊登。

吴岸是从使命感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提出要发扬方修精神。他认为，对新马现实主义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是方修精神的核心。他呼吁作家要坚持对社会、对人群，乃至对人类生活与命运的关怀。

马来西亚资深作家甄供则阐述方修在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过程中，化入他的人格精神；而在议论文章中，则体现他的崇高审美理想，即对美的肯定和颂扬，也对丑的鞭笞和否定。

新加坡资深作家欧清池借图表回顾解析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路向，说明文

学发展与社会政治、华文教育的密切关系，认为八十年代以后，一种委离之伤的情感在新马文学作品中流泛，削弱了干预生活的优良传统。

另一位资深作家黎声重点论述方修以作家身份编文艺副刊，使命感强，以发掘文坛新人，促进文艺繁荣发展为己任，并以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文艺》为主，加以论证。

最后，资深作家连奇则专门就方修主编文艺杂志《乡土》的史实，讲述《乡土》在发扬健康文化、提供读者精神粮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得力于方修主持编务，使到杂志的作用、编辑人的作用、写作人的作用，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就这样从感情的认知、交融推展到理性的阐明、解剖，完成了对方修的深透的理解、亲切的关怀。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2005年1月25日）



方修先生文学生涯六十周年志庆

时代的先锋，人格的典范 文学的旗手，治史的楷模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 / 《世界文学家》编委会 贺
香港文艺家协会 / 《香港文艺家》编委会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席叶新田博士的贺信

编号：联字 08/2005/KOH

日期：2005年01月10日

敬致：方修先生

欣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举办“方修文学生涯60年”座谈会、“方修作品展”及《方修印象记》新书发布礼，特此专函祝贺。

对于先生毕生支持及关爱华文教育和马华文学发展的崇高精神与贡献，本会同仁深表钦佩，特请甄供先生转交贺仪（马币200元）一份略表心意，并感谢先生对本会于2004年08月13日及14日举办的“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研讨会所给予的支持与勉励。

衷心祝愿先生身体健康，并预祝有关座谈会、作品展及新书发布礼成功举行。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主席：叶新田博士启





新马华文 文学史研究第一人 ——方修



方修的文学史著及文学评论著作(部分)

方修先生是新马华文文学史研究第一人，是卓越的文学史家、文艺评论家、散文、杂文家与诗人，迄今著述的新马新文学史书及散文、杂论、诗歌专集 40 本，纂辑新马新文学大系、战前战後新马文学选集 50 多本。他宣扬时代精神、坚持真理、伸张正义、高尚情操，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与精神素质作了巨大贡献。

方修先生担任过《星洲日报》编辑主任，主持《星洲周刊》、《文艺》、

《星期小说》、《青年知识》和《文化》等副刊编务，在提携文艺青年方面成果显著。

方修先生生活简朴，淡薄名利，明辨是非，谦和待人，重视友情，敬业乐业，热心助人，深得同事、朋友及文艺界同仁的尊敬。

在中国原籍接受中小学教育

方修先生原名吴之光，另署观止、任辛等。祖籍广东潮安，1922 年 2 月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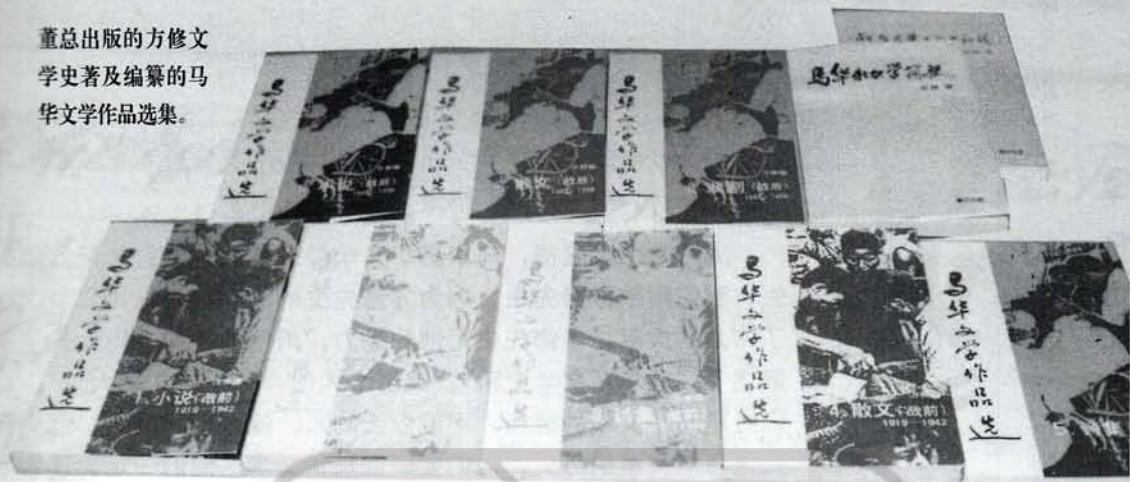
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出生。在家乡受中小学教育，1937 年修完一年师训课程。

1938 年南来吉隆坡，先後做过杂货店、树胶产品厂、洋酒店的员工。1941 年任吉隆坡《新国民日报》校对，兼夜班编辑。日军入侵马来亚半岛，他与友人南下新加坡。1942 年 1 月，方修先生考入“抗日文联”“青训班”。进步文化人胡愈之、王任叔（巴人）、郁达夫、汪金丁、李蕴朗对方修先生产生很大影响。新加坡沦陷后，他与“青训班”负责人失去联系，便又返回吉隆坡，过着动荡的生活。

1945 年日本投降之後，方修先生进入吉隆坡《民声报》当记者。1946 年转入《中华晚报》当记者。不久，《中华晚报》



董总出版的方修文
学史著及编纂的
马华文学作品选集。



收盘，他南下柔佛州边佳兰培正小学教书。嗣后几年，辗转于新加坡几所小学执教。50年代进入《星洲日报》直到退休。

1951年方修先生受聘于新加坡《星洲日报》任编辑，并主持《星洲周刊》编务。1956年任该报马来亚新闻版编辑主任，先后兼编《文艺》、《星期小说》、《青年知识》及《文化》等副刊。1978年年底退休。在报馆工作期间，他对文艺青年给予热忱的鼓励与提携。

60—70年代曾兼职大学讲师

1966年至1978年，方修先生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课讲师，主讲马华文学、中国新文学、鲁迅研究等课程。

业馀从事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编著

从50年代末开始，他有感於时代的需要，着手整理马华新文学史料，进行研究，编辑各个时期马华文学重要作家的作品，以及从事马华文学史的著述等，先后出版《马华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马华新文学史初稿》（上、下两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马文学史论集》等15种；其中《马华新文学大系》10册、《马华文学六十年集》10册、《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4册、《马华文学作品选》8册、《战后新马文学大系》6册等，是研读马华文学的学者不可或缺的案头书，也是他“辑写佚篇，缅怀先烈”、“欲献涓涓慰远行”的奉献。

从事文史研究之余也进行诗文创方修先生又是杂文大家。他有一支弘扬正义、鞭挞丑类的锐笔，所凝成的篇章具有“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鲁迅语）的魅力。先后出版《长夜集》、《轻尘集》、《沉沦集》、《炉烟集》、《两径轩杂文》、《池鱼集》、《看龙集》等。他又是诗人，擅长旧体诗词，著有《重楼小诗》。为新马华文文学留下重要财富。

方修先生一生善于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自50年代以来，他除了报馆上班，几乎把毕生的心力奉献给文学工作。他的道德文章，为世人所传颂；他的一系列著作是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要财富，值得文学工作者学习、继承、研究、传扬。



在『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

《燭火》社长伍良之的谈话

2001年11月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与8个文学组织和文教团体联办的“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隆坡的Impiana大酒店举行。

今天2005年正月15日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与3个协办单位联办的“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前后呼应，都是为方修先生而举办。

方修先生真幸福，马华星华文学爱好者始终没有忘记方修先生，我们崇敬方修先生，因为方修先生的的确确为马华文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方修先生用他的勤力，用他的才智，用他的学识撰述了“马华新文学史稿”，编出十大册“马华新文学大系”，都已经是马华文学的经典。不但今天的人，就是以后的人，他们要知道马华文学的历史，他们要研究马华文学，他们一定要读方修先生写的马华文学史，他们一定要从方修先生的马华文学史里找资料。

我能够读到马华文学前辈的作品，以及近代、当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也是因为方修先生的文学史和文学大系。

许多被埋没的作家和作品也是因为方修先生，他们才重见天日，我曾与一些归侨老作家聊天，他们对方修先生是由衷的感激。

作家与作品要靠文学史家发掘、收集、发布，他们才能广为人知，广为流传。不过，这些作家的作品，是否能世代都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否能成经典，却要看这些作品是否能经得起时代洪流的考验，这就不是文学史家所能做的。

好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曹雪芹的《红楼梦》、卡夫卡的小说，鲁迅的小说，海明威的小说，这些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足以令世代都有读者的。

马来西亚的国家图书馆去年还隆重其事办了一个《尤利西斯》出版100年”展览，介绍了James Joyce和其他爱尔兰作家，启发读者的兴趣，引导读者去读文学作品，像这样的展览，还有像今天举行的“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应该要经常举办。

今天的“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成功举办，要感谢“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身体力行，2001年的“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要感谢甄供先生的身体力行，要搞文学研讨会，要搞文学集会，就像搞一本文学杂志，一定要热心的人亲力亲为，用实际行动去支持它，使它成功。

谢谢！



/ 吴岸

发扬方修精神

——浅谈使命感与现实主义文学

一、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1999年11月举办题为“跨世纪之际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我未能参与。但从《艺术天地》上读到有关的讯息，很受鼓励。新加坡作家朋友们在会上畅谈了对未来文学创作的心愿，都强调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方修先生的一段话。方先生说：“不管全球化不全球化，也不管外国对我们作品的水平评估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些停笔半停笔的朋友都应该再拿起笔来！只有拿起笔来才能够谈到作品好坏的问题，停笔或半停笔都不好，因为停下笔就谈不到什么成绩。……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对同时代的人亏欠很多，新加坡曾有过轰轰烈烈的年代，就是目前也有很多东西好写，大家好像都不太够劲来写一些东西。我希望这些停笔的朋友至少能写一篇长篇小说，或一个回忆录，或者一首长诗，都可以。新题材不能写，就写旧题材。当初跟你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人，你还觉得很多人可以写，很多人的印象还在你的脑海里，那你就把他们写出来，你就不会觉得亏欠他们。我觉得这种工作目前是可以做的。”①

方修先生的话语重心长，虽是对新加坡作家说的，也是对我们马来西亚作家说的。他的话充分表达了对新马现实主义文学事业的关怀和远虑，表达了对我们新马作家的殷切期盼。

我觉得很惭愧。我从1953年开始走进新马文坛，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我是有幸得到已故杏影先生的提携，又得到方修先生的指导从事写作的。然而，50多年来，我除了作为一个诗人完成几部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诗集之外，并没有写出能反映这个轰轰烈烈时代的作品，对同时代的人，实在是亏欠很多。

我今天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看法，希望和新加坡的朋友们互相勉励，并向方修先生及新加坡朋友们请教。

二、

甄供先生在《学习方修精神》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

“向方修先生学习什么？方修精神又如何学习呢？首先是使命感和对文学事业的真诚。方修先生花了四十年的时光孜孜不倦地撰写新马华文文学史，是为了什么呢？‘历史的使命感。’他说：‘我编写文学史，尤其是战前文学史，是要对前一代及后一代的人有一个交代。我们不能让后人对前人的事‘蒙查查’，也不能让前人的历史没有记录。’殖民地时代文禁森严，没有言论自由，方修先生并不放弃，仍然坚持下去，终于做出作出成绩来。”

甄供先生指出，“使命感影响和决定了方修的文学道路——踏实、坚韧、不浮夸。”②



方修先生对文学事业的使命感，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方先生写于 1978 年 3 月的《沁园春·感怀》，是一篇表达他的抱负与使命感的宣言。诗这样写道：

“廿载耕耘，不赶热场，不要虚名。愿罗浮宫下，长充木石；兰台馆外，永作园丁。文事钩沉，艺林月旦，辨伪存真是准绳。慕良直，对千秋百代，识者公评。”

从 1959 年开始文史研究工作，到 1978 年，方先生已经奋斗了将近 20 年。这期间，新马华文文坛上多少人为争夺名利勾心斗角，在扰扰嚷嚷声中，方修先生却“不赶热场，不要虚名”地默默地耕耘。

罗浮宫是巴黎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兰台馆是中国汉代宫内藏书所，它们象征着艺术和历史学的学术殿堂。方修先生只愿充当罗浮宫下的“一木一石”，充当兰台馆外永远的“园丁”，这种精神何等崇高。

方修先生为要“对前一代及后一代的人有一个交代。”为要实践“慕良直，对千秋百代，识者公评”的抱负，作了前人所未做过的大量的工作，完成了新马文学史的宏文巨著。方先生即使到了疾病缠身的晚年，还凭记忆写了《英灵集》中多篇回忆革命先烈事迹的珍贵历史篇章。

这种对人民事业高度的使命感，令人想起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 1933 年为纪念 1931 年被国民党杀害的柔石、胡也频等 5 位青年作家，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文章中写道：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的……”鲁迅先生为此还写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诗句。

对新马现实主义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是方修精神的核心。一方面，他有如类似鲁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伟大抱负，另一方面，他又有“不赶热场，不要虚名。愿罗浮宫下，长充木石”的淡薄名利的胸襟。

鲁迅在 1935 年 6 月 29 日致给赖少麒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这就是鲁迅精神，也是方修精神。

三、

使命感，是新马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良传统。

方修先生在 1977 年 4 月写的《〈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序》中，有一段对前辈新马作家工作精神的生动描写：

“在星马，特别是战前的这一阶段，并没有所谓专业作家。当时，大多数的写作者是记者、教师、工人、学生以及一般职业青年。这些人都是为写作而写作，或者为成名而写作。他们的写作，只是为了有着太多的感情和愿望要诉说。为了殖民地的现实引起他们太多的不满与不平，为了抒发他们的强烈的爱憎，为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他们无意成为作家，出版专集，更不会想到数十年之后有人会来搜集他们的作品，编文选，写历史。相反的，他们倒是希望那些作品和那个可诅咒的时代一同消逝的。”^③

这段描写，充分显示了新马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感。

然而，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马作家们的创作热忱，似乎逐渐降温，甚至于冷却。



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新马两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转型，都是客观的因素。在意识形态方面，曾经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心的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迅速濒于瓦解。种种所谓回归文学本体的现代文学迅速抬头。新马文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曾经是新马华文文学耕耘园地的华文报章副刊，也为现代派文学所占据，不再刊登写实作家的作品。这种情况，新马两地基本上是一样的。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实际的情形，各位都感同身受，我们就不多说了。

当前新马现实主义文学的处境，又是怎样呢？方修先生在 2001 年 1 月写的《读〈文学流年·自序〉》一诗中这样概括：^④

且看我们的文学小蓓蕾
更早的一个年代便让了位
让位
让位给新风花雪月
让位给沉渣的浮现
让位给严酷的生活
让位给理想追求者的多姿多彩的变

面对变化了的现实与文学思潮，我们许多已经迈入中年或老年的作家，莫不感到被“边缘化”了。

方修先生早在 1984 年就曾针对这一现象发表意见，他在《忠扬著〈鸿爪集〉序》^⑤一文中指出：

“我见过三几个朋友，因为多经受了一点人生忧患，未到中年，棱角全钝了，理想消逝了；人是变得更‘成熟’、‘圆通’，对于以前易于引起激动的不合理事件，已经见怪不怪，无动于衷；文章早就不写了，改为在生意场上广结人缘。”

在这篇文章中，方修先生对当时远在香港的忠扬先生给予表扬：“而忠扬先生却是几乎一反这种情况。虽然他的人生

征途可能是更加崎岖，然而直到此刻还是那么坚苦刻励，对未来没有失掉信心，对生活仍然有所执着、有所坚持；搞起文艺来也仍然爱憎分明、感情热烈；关心方生，培击未死，和往日同样的积极。”

方修先生对忠扬先生的高度表扬，不是别的，正是忠扬先生对文学事业的使命感。

四、

在马来西亚，也有同样的情况。从独立前到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在马华文坛上写作者人数不少，有的曾经写过一些成功的作品的，然而随着环境的变迁，也销声隐迹了。问起他们为何不写，他们常说，生活问题，已经放弃很久，现在不再写了。

我曾经在 1983 年为此写了一首题为短诗《等待》，寄意马华作家坚持创作，也曾在福联会主办的文学聚会上朗读过：

海
退潮后
仍深深怀念着
沙岸上的斜舟

季节风
远去了
又遥向
断桅问候

你可醒来了
舟子
从昨夜的
酒愁？

我当时的意思是说，马华作家就有如一艘船，当年青时，非常高兴地在海上航行，乘风破浪，但后来遇到了风暴，船被风暴打坏，桅杆断了，船也破了，被漂流到沙滩上去。很多作者，就是在这样的社



会变革在时代的潮流中遭遇挫折而变得消极了。但是我想告诉他们，时代是前进的，新的时代浪潮就要到来。如今真正在怀念你的，仍然是那风，真正呼唤你的，仍然是那海潮。它在问，你的桅杆是否已经修好？你的船何时能再出发？现在不是你在等待潮水的到来，而是潮水已经在等待你重新出发。

20 多年来，我们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资讯时代。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随着 21 世纪开始以来战乱的频繁和最近自然界发生的海啸灾难，呈现了另一种的“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境界，而人类的苦难也空前的加剧了。

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今天他所面对的环境，已经不仅是他周遭的社会或他的国家，而可能是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乃至整个世界；他要关心的，也已不仅是周遭的人物或事物，而是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换句话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更广阔和繁重的意义。

在面对资讯社会与全球化、自由化所带来的物化与追求功利主义、在面对文学上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思潮的泛滥与心怀叵测者的颠覆，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如何自处呢？中国诗人苗得雨说得好：

“既然矢志作为一个诗人，那么，他这个普通人在同广大普通人共命运的过程中，则应该成为成为自我灵魂的守卫者，把诗作为自己人生栖居的最高形式，面对物化与媚俗的历史情境，他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性，为自己也为他人探寻生存的理由及确立生命的支柱点。所谓‘边缘化’那不过是诗人自甘堕落的解嘲和遁词”^⑥

五、

或许有人以为搞纯文学更有意义，因为它不需要有使命感。一些现代派作者所提倡的所谓纯文学，真的没有使命感吗？

备受大马某传媒集团推崇的黎紫书，在一篇题为《一只萤火虫的独白》^⑦的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自白：

“我以为自己早设定好了要被派遣往这路上走。写作不需要理由吧、它也许需要计划和经营，譬如结婚生子，但何必去思索理由。我甚至不需要理论，不需要规范。我走在这路上，听路过的人说存在主义，说现实主义、现代或后现代，也有人说没有主义。我看见连没有主义都变成了一种主义，连没有规范都自我完成了一种规范，觉得理论一直在开我们的玩笑，故而我回敬它一脸木然，呸。

“我这么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写作人，闲里也曾想过自己死后的下场。或者有若流星殒落了会有许多人向我的遗骸许愿；或者变为马华文学史上的一只异种化了的昆虫标本，被钉在漂亮的玻璃棺内对外展示；或者力竭坠地化作春泥，为路旁的花草供给一丁点养分。”

作者自称是个没有使命感的写作人，但各位不也觉得，正如她在文中所说的“看见连没有主义都变成了一种主义”，她的所谓“没有使命感”其实也不是一种“连没有使命感都成为一种使命感”的使命感吗？更何况作者还公然对现实主义回敬一脸木然，甚至于还嗤之以鼻呢？

六、

现实主义的文学使命，既然是关怀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当然也就不能与政治无关。因为人类社会生活极其复杂，其中政治是最有影响力、最具覆盖性和渗透性



的因素，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因此文学是不能与政治脱离关系的，有使命感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就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

但文学与政治是相对独立的，文学绝对不从属于政治。现实主义作家之于政治，仅仅是以他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高度，对特定社会的政治现实做出自己的社会与美学的判断和评价。

鉴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气压，我们有些作家由于不想涉及政治而放弃写作，这是不明智的。当然，在像新马这样多元种族及政治相对稳定的社会中，使命感并不意味着要“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要求作家坚持对社会、对人群，乃至对人类生活与命运的关爱。在充满痛苦与忧患的今日世界，我以为人道主义仍然是一个作家的崇高的情操。我们应有如方修先生称赞忠扬先生所说的“对未来没有失掉信心，对生活仍然有所执着、有所坚持；搞起文艺来也仍然爱憎分明、感情热烈；关心方生，掎击未死，和往日同样的积极”。

是的，老一辈作家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为新马华文文学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创造了至今为止在中国以外世界最辉

煌的一支现实主义华文文学事业，我们这一辈的作家，应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方修精神，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克服当前面对的主与客困难，沿着现实主义者的社会理想与美学理想的目标前进，并教育下一代人坚持这一美好的事业。

1984年，我在吉隆坡参与筹办马华文学史料展时，曾写了一首题为《我伫立在时光倒流里》的诗：

“我伫立在时光倒流里 / 历史 / 袒露出 / 磊磊滩头 / 一副残损的舷 / 一具锈蚀的锚 / 一柱断折的桅杆 / 默默 / 向我诉说 / 远航者征服大海的故事 / 想当年 / 你们乘风破浪 / 是怎样的英姿 / 潮声中 / 遂惊觉 / 我曾少年的搭客 / 此刻 / 正昂立在 / 你们歇足 / 好望角 / / 嗨 水手们 / 让我们重新起航 / 解缆 / 以他们的风范 / 不管骇浪来袭 / 不管 / 多少年后 / 有否劫后传人 / 凭吊我们 / 不折的旗杆……”

让我们继续起航，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回应方修先生对我们诚挚的企盼：

“我们的历史短浅又畸形
做不成‘不会一无所有’的保障
我们只能选择‘唯一的选择’
挣扎，挣扎，永不绝望”^⑧

(2005年1月13日古晋葛园)

注

- ① 方修：《拿起笔来写，不要亏欠时代及同时代的人》（座谈会发言纪要），新加坡《艺术天地》第16期。
- ② 甄供编：《方修研究论集》页290
- ③ 方修：《两径轩杂文》页27
- ④ 方修：《英灵集》，页110
- ⑤ 《忠扬著〈鸿爪集〉序》《游谈录》页37
- ⑥ 苗雨时：《一个需要诗人创作重要的诗的年代》《诗刊》2003年9月号上半月刊第9期。
- ⑦ 南洋文艺、2004-12-4
- ⑧ 同④

摩禄 Mulu 长屋里普南族母子相依相偎。



神驰摩禄 Mulu

飞来美里再搭小飞机，那只有十多二十分钟的飞行，俯瞰莽莽绿色雨林，长河缭绕蜿蜒，已经有回到大自然的欢喜。落足密林丛中傍河的皇家摩禄消闲中心，放飞心情已在摩禄国家公园里的山山水水，峭壁悬崖，飞禽走兽，洞天福地盘旋、游走、浪荡。我谛听着大自然脉搏跳动，淙淙小溪微波轻荡，湍急大河滔滔奔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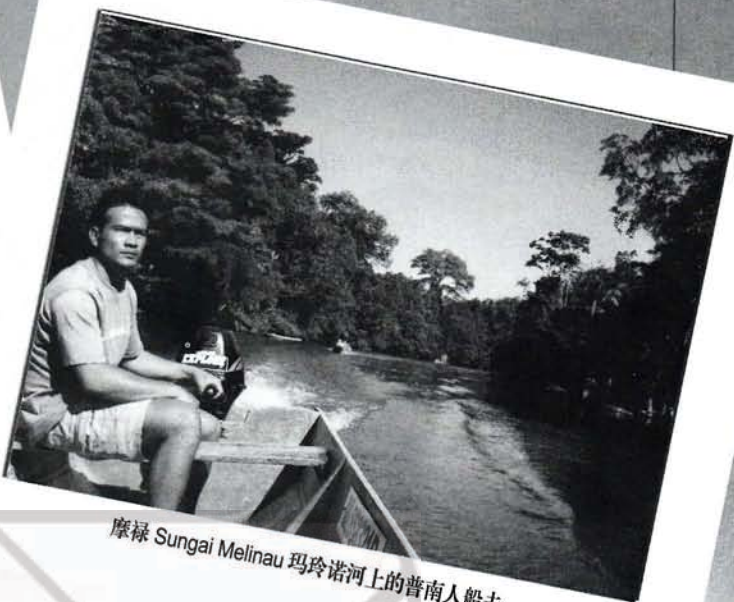
山间狭道崎岖险峻，幽径小路青藤矮丛绿竹幽篁，林涛此起彼伏，密林里溪流上泥塘地用木板架设的步道，有笔直，也有左拐右弯，鸟声、虫声、猴叫声，一波一波地在林间回响，鸟儿扑翅，爬虫游走，鱼儿扑腾，三公里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点也不觉得寂寞，我们走进了一个阴阗神秘的自然界，不知道哪里是起点，哪

里是终点，我迷失在绿色丛中。

大自然是大地人间生命的温床，它浇灌雨露，它盘旋地壳，它移山倒海，地裂开，水喷吐，雪溶化，将大岩石凿成洞穴，它把奔腾的河水引来冲击那大块岩石，滂沱大水，淘淘滚腾，将大岩石冲出一个一个的窟穴。这个已有几千万年大自然孕育的鹿洞，便是我要奔向的



蝙蝠飞出的洞口。



摩祿 Sungai Melinau 玛玲诺河上的普南人船夫。

洞穴，它是一首原始的抒情诗，鹿群曾经在这里避雨躲风暴，雌鹿雄鹿也曾当它是传宗接代的温床，丑陋的人类发现鹿群踪迹，最后将它赶尽杀绝，洞穴从此充满恐怖、杀戮，给这里制造了无情、厌倦、烦躁、哀愁，林肯站在洞口，他那本已愁苦的脸容显得更加愁苦，【(注)从洞里抬头望洞口，峭壁上有一个与林肯脸容神态毕肖的自然石雕，】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的仇杀、征战仍在这黑漆的窟穴重演。

在大自然的洞穴，我吸收了自然的灵气，滤过我的心镜，使之澄清，明晰地反映着山光水影，也映现了复杂难测的世间。汨汨流来的灵感，拂拭了我灵台污垢的尘埃，使我心镜明晰，听到自然的呼唤，山的沉默，

风的软语，嗅到蝙蝠、爬虫、不知名的各种野生动物散发出来的特有异味。站在黑漆的洞里，感到宇宙洪流的淡漠、孤寂，不过，一当与它情思交流，温馨的暖流倾泻心怀，有千言万语，不需要说，沉默相对，就已能交流传达。

黑漆的洞里有千万年的雕像，大自然费尽心思的杰作。循着石洞的过道，左转右弯，我像一道狂流左冲右突，大自然给予我力道，我穿行在丛山峻岭中，劈开了一个一个的石室，这个石室里有个含情默默的少女，那个石室里有个气宇轩昂的战士。石钟乳、石笋，形成的人，形成的兽，形成的古怪物像，形成的人的肢体，形成的兽的肢体，千万年不过一瞬，但千万年造就了这样

形体各异，万物纷纭雕塑，形象的内涵，使游人活在虚实实的世界里，我们被笼罩在扑朔迷离的气氛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表现的形象，通过个人的想象，赋予具体的形象，我们看见兽，看见鸟，看见人，看见武士，看见巫师，也看见了美国总统林肯。这里的一个一个石室，就是一首一首的诗歌，它们含意模棱，耐人寻味，它们用暗示的手法，形象的返照生活，我们就根据个人生活体验，去想象去琢磨那些朦胧的意象。那石笋那石钟乳，一经魔杖的点划，顿时苏醒，我的心海潮汐的涨落，我置身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时间和空间里。石壁里的人头，那伸出来一只手，那露出来的一只脚，是不是像恐怖份子放炸

看台上等着成千上万的蝙蝠
从山洞飞出。



弹后留下的血迹场面。千百万年前雷霆万钧铸就的黑洞，如今是有吞噬的快感。

冷冷的石壁，摸不着顶的石室，我知道有无数的蝙蝠倒身挂着，我知道有无数的燕子筑巢安居，洞穴里有爬出的微生物，它们是风中的游丝，难以捉摸。但那袅袅飘来的蝙蝠粪便味，却是它们每天黄昏成群结队飞出黑洞，翱翔蓝天大地，追吃小飞虫，吃饱飞倦，重投黑洞，撒下污秽，这些污秽经过分解，又变成了洞里生物、植物的最佳食粮。摩禄洞穴不会寂寞，即使洞里食物缺乏，洞穴居留者也已适应，昆虫、小动物、种粒、果壳、木枝、树叶，由动物或风吹或水流带进洞穴都是现成的食物。当这些洞穴动物死亡，它们也变成食物链的一环。在这偌大的洞天里，我的形体缩小了，我变成了洞穴里的居留者，我是食物链

里的一个环节，我们互相依附，守望相助，年年月月我们守护着摩禄洞穴，还有石钟乳、石笋、石雕的人、石雕的兽，我们做了摩禄洞穴的隐士。

步出洞穴，那是无涯的青天；宇宙的空阔与洞穴的窒息，俨然两个不同的天地。但在普南人眼中，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岩石山洞都是主宰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传宗接代的神。他们的英雄，他们的武士，死后葬洞穴里，那是一项殊荣。移山倒海，摩禄洞穴的形成，大自然母亲的变迁，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尊敬眼前的山川树木原野大地。我曾莅临普南人的移殖区，他们住在现代化的长屋，但他们没有离开绿野大地，山川大河，他们誓志守护着大自然母亲的赐予。

我从繁华都市来，我住在水泥钢骨建筑森林里，

如今我置身在普南人守护的丛山峻岭、热带雨林、大河原野里，我感受到普南人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望着那莽莽绿色雨林，望着那淘淘奔流的长河，想到雪莱的诗：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河水又汇入海中，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一种甜蜜的感情；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万物由于自然律，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

洪荒时代，荒寂的山谷，阴森的树林，山色苍苍，云水苍茫，野猿悲啼，孤绝的境遇，往往激发求生壮志，重燃对生活对人生的憧憬之火，普南族壮士要守护大地母亲的赐予更加坚决，这大概就是雪莱说的万物由于自然律，融汇出来的一种精神，我置身摩禄云山草泽，有幸感染到这温馨的生的气息。让我向人生重新作出抉择。

2004.12.15



新景点：彩色沙林。

心驰彩云之南

(一)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帙，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与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

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许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

雁，一枕清霜！

终于来到了那个以《海内（天下）第一长联》，使我惊叹的中国南方一省。

大观楼就在有“高原明珠”美誉的滇池（昆明湖）以北。它以风光气候宜人，更加上门前 180 字典雅长联，得与岳阳楼、黄鹤楼齐名而驰誉四海。

长联由清朝乾隆那个博学多才、却不肯应科为仕、自称“万树梅花一布衣”的孙髯所作。联句对仗工整、炼句凝字、气魄恢宏而获得“古今第一长联”、“古今长联第一佳者”等殊荣。上联90字，颂尽云南湖光山色、四时佳景；下联90字，叹尽汉、唐、宋、元历代皇朝如何费尽心机统治云南，最终是浪淘尽千古人物与一切功业，只留下歌功颂德的残缺碑碣，寂寞锁清秋。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髯翁！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杜甫诗）。自汉代以来，39万平方公里的云南，是滚滚英雄用武、是兵军百战沙场死、也是汉奸卖国的地方。

想当年唐征南诏（昆明国），因杨贵妃而从此君皇不早朝的唐玄宗，耽于逸乐，并相信身边弄臣谎言，使成千上万的征人死无葬身之地，使连绵云南的点苍山孤魂遍野：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孤骨卧黄昏？

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批白悼孤魂。

只有唐朝李宓这首诗，千百年来为尽望乡的忠魂悼念，为中国南方的苍山终年积雪作注解及歌颂。

明朝末年，那个为了红颜陈圆圆而发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的汉奸吴三桂，在封王后统治云南时，却受到少数民族之一的白族英雄杜文秀将军的顽强抵抗18年！到如今，杜文秀将军府仍然矗立，备受当地人及游客景仰。

昆明的金殿及金佛，是吴三桂用云南的民脂民膏修建铸造的。金殿里有他读书的地方，园中有紫薇树，是他沉思之处。据说他把手放在树干上轻拍，树身即轻摇颤动。许多游客好奇而尝试，都不见动静。想来我们并非汉奸，树也不颤怕。只有吴三桂才有动摇明代江山的邪道魔功吧。

滇缅公路，是缅甸玉石输入大道，它闪耀着多彩的玉石华光。这里，也曾经是爱国英雄的抛头颅、洒热血的疆场。163师团的士兵，为抵抗日本入侵而在腾冲的保卫战中全部壮烈牺牲，使这条大道又永远传扬着血染的风采！

（二）

终于来到那个最早以《孔雀舞》使我神驰的、多彩的中国南方一省。

古滇大地，岭峻水险，自古以来即令人心驰神往、

但又望而却步之地。武帝时，相有古道通往身毒（印度），此道掩蔽于崇山峻岭间，欲走无路，除非能见七彩之云。于是，武帝在宫中频频遥望西南。精诚所致，武帝终于望见西南天边有一片七彩之云，绚丽神奇，便急派使臣追寻。使臣翻山越岭，渡江涉河，历尽艰辛，直追到西南夷（滇池地区），终见七彩之云。“彩云南现”之奇景，使这个万物祥和之地，得到“云南”的美名。

云南是令人神驰的。中国有56种民族，云南占了26种。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两千多年历史的各族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奇异民俗，叫自以为是的所谓爱重返大自然的现代文明人趋之若鹜，但又无法解释它何以能千年长存的原始的神秘而震撼不已。

在彩云之南，矗立着正在消失的古文明地平线上的香格里拉，永远以世外桃源的歌声，从红土高坡嘹亮地呼唤着迷失的现代人。在彩云之南，有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母性王国，摩梭人的走婚、女山、母海、远游的喇嘛、祭神的达巴、浪迹天涯的赶马人、最后一个土司的庄园、最后一个用象形文字的国土等等，以其土生土长的一

系列特有的原始文化习俗，对困惑不已的现代人，激起十分稚气可爱的联想、梦想、猜想、甚至是胡思乱想！纯朴的、知足长乐的土族愉快地把大门敞开着，只是我们自己无法进入他们的神圣殿堂。对于一个观光客，这种原始的古老文化，和现代生活的糜烂文化的距离何其遥远，我们只能兴叹而裹足。

在彩云之南的丽江，这个保留着别处早已失传罕见的古文化的神奇之地，一块仍然流淌着古老音乐的乐土。好文善乐的纳西族，让纳西古乐在多种文化交汇中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色古香。穿着古老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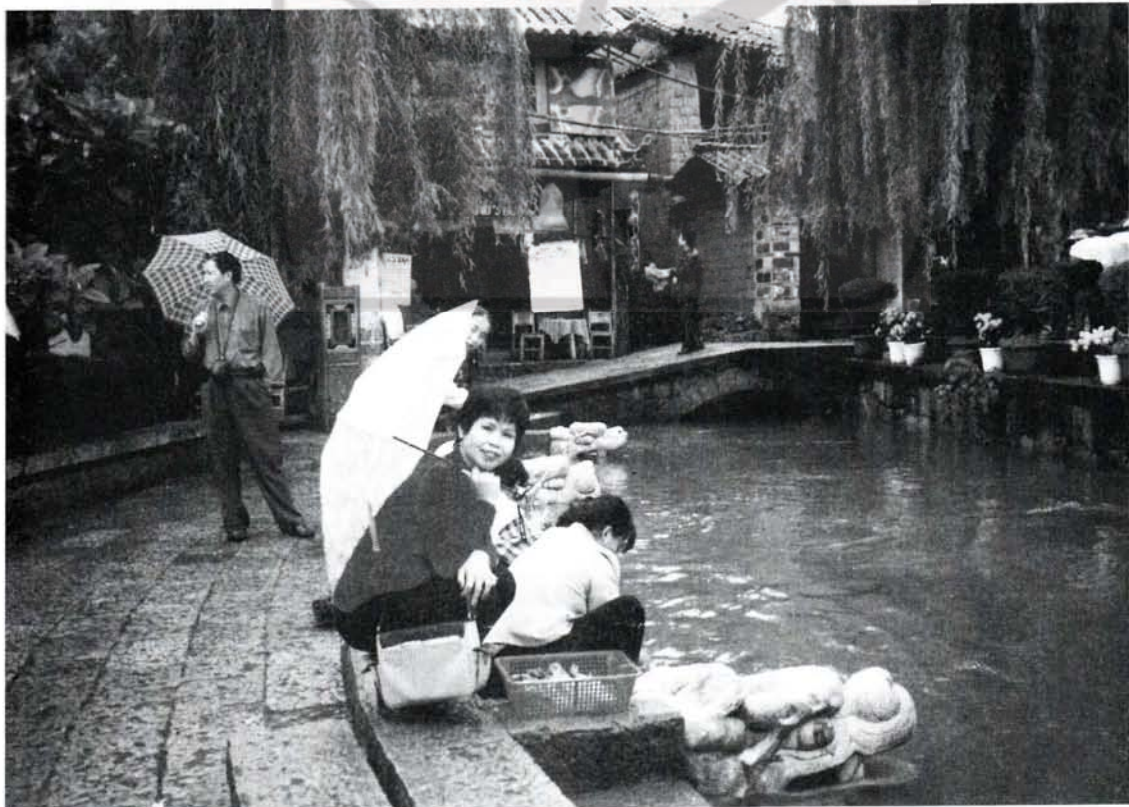
族服装的纳西乐手，沉静的眼神，叫听似单调实则重复多变、清远优雅的古乐，把人带回纯朴久远的年代，心潮沉湎难回。

纳西人口只有 27.8 万，但有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象形文字，那数百卷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古籍，这彩云之南边陲的“东巴文化”，19 世纪中叶开始，就引起西方学者的热切钻研。纳西象形文字共有 1400 个单字，被公认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人类解开“文字发生之谜”的宝贵参考，它也引诱了西方的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络绎不绝地从云南丽江把“东巴

经”，这些被视为是“人类启蒙时期的原始图画文字的珍本”带回国土，高价出售。

在彩云之南，有些是我能稍加理解难忘的纯情山水。

纳西王国丽江，被称为“工业化的最后净土”。这里有可观的七大喇嘛寺之一的“玉峰寺”的万朵山茶、“黑白水”的雪山风光、“千年云杉”的萋萋芳草。“大研古镇四方街”是云南的“威尼斯”，小巷如网，流水涓涓穿街过户，纳西妇女就在门前洗洗涂涂，令人想起那首《姐在河边洗菜心》。



云南的“威尼斯”——大研古镇四方街。

距离昆明 145 公里的地理奇观、天下一绝的“彩色沙林”，景区面积 180 公顷，108 个景点分布 Y 字形的彩色峡谷中。这一片大约形成于 3 亿年的石英沙林，以红、黄、白为主；杂以青、蓝、黑、灰。沙林因季节、气候、日照、月光角度之不同，一年四季构成色彩丰富、“泉水润沙滩，山花开烂漫”的迥然异趣，是世界少有的自然奇观。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就在此拍摄，留下了三国的景物车马、孟获寨门、孔明布阵等等，让游人遥想赤壁当年。

“九乡”距离昆明 90 公里。这个新兴风景区以溶洞景观为主体，洞外风光、人文景观、民族风情融为一体的综合风景名胜，使人有“不来九乡，枉来云南”的感慨。

现已开发的九乡风景区 10 大景域。其中“荫翠峡”平波清韵，在氤氲迷蒙中心河翻峡穿谷，细语潺潺，被誉为情人谷。“雌雄双瀑”高 30 米、潭神深 10 米、水流每秒 320 立方米。它是天上来的黄河之水、是落自九天的银河！恢宏的气氛、浩大的声势，震山荡谷，使人心旌动摇，目为之迷，神为之醉！

终于来到这个最早以《孔雀舞》使我心醉神驰的中国南方一省。

“孔雀”是云南的徽标。“孔雀出滇”，自古云南人民就把孔雀当作吉祥、和平的象征。

云南傣族的《孔雀舞》，从“孔雀开屏”、“孔雀下山”、“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到“孔雀登枝”，这鸟中凤凰的高雅、美丽、柔婉，爱自由、爱清洁的形象，在 1957 年“第 6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获得金奖章的民间舞蹈，从头饰到鞋子，都力求配合孔雀羽毛的色泽，加上颤动的头缨，在效果灯光照耀下，使人疑假疑真。当它飞翔在国际舞台后，那一片片翠绿闪金翎羽，永远飘在爱好民族舞蹈的观众的心空上。

(28-10-1999)

文化长街

/ 风沙雁（新加坡）

我走进了一条文化长街，古乐悠扬，风光明媚，游人众多，举止优雅。食品繁杂，饮料备集，诗画纷陈，民族色彩浓郁。

文化街沿着河畔延伸而去，河道逶迤，岸畔玉树香花井然有序遍植。河面游船点点，涟漪片片，清风轻拂，吻着游人的脸颊，游人欣然。

这条长街，我曾多年寻觅，踏遍半个世界，都无法找到，现在它竟然呈现在我眼前。我想欢呼，欢呼我找到文化长街。我想骂人，骂那些乱说这儿没文化的知识分子。

我曾漫步于京都的哲学之道，一条清水淙淙的人工河岸的两岸，都开满了樱花。这是桃花源景象的人间版。

我曾坐游船漫游大阪淀川，淀川两岸一望无际的樱花，就是桃花源里的意境的再现。

我眼前的这条文化长街，俨然就是这些意境的总和。

我想歌颂，歌颂这文化长街的丰厚内涵。我正要高歌，然而突然有股强风从我胸前掠过，它抽掉了我的灵魂，我感到一阵眩晕，接着它就拖走整条文化长街，连着我的灵魂席卷而去。

我大力挣扎，想大力拉回我的灵魂与文化长街，却有一片喝斥声向我袭来：“佳节一过，文化长街就得收回。”

我的灵魂与文化长街就这样被强风席卷而去，我知道明年春到，文化长街就会再铺设开来，这个点缀春的文化长街。

/ 符史瀛 (新加坡)

南大精神

近年来，有人常提起“南大精神”。

究竟什么是“南大精神”？我们的大人先生所提到的“南大精神”其版本内容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的记忆似乎是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南洋大学也渐渐被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忘掉了；“南大精神”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要了解“南大精神”，我们就必须回到当时南洋大学创校时所走过的道路；当时所面对的种种阻挠与挑战……。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南大精神”具体反映了全东南亚、南洋各地所有华人一个共同的心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私无畏、齐心协力，用血和汗，一木一石建立起了当时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因此，今天如果我们提到“南大精神”，它必须是建立在维护民族教育这个大前提上；失去了这个大前提，“南大精神”也就失去了它应具有的真正意义、精神！

我是一个贪婪做梦的孩子，睡梦中轻捋着刚买的书包，走在上学的梦旅，心载无限的欢乐。……

……课堂上我追寻美好的憧憬，还想兑现我的梦，一阵严厉的喝斥声如雷，我只好背起塞满规条的沉重书包走进了雷雨交加的回家路。

我的执着或许感动了某种力量，耳际不再响起喝斥声，任凭我翱翔，可叹无情那钟声还是按时敲响，又过了一天。早已不胜负荷的书包再度塞满繁重的功课，回家吧！

妈妈和老师，请别说那是白日梦，恐怕我仅仅是在延续您们还在孩提时也常做的梦，是什么原因让您们遗忘了它？是什么力量夺走了它？

爱说话的蓝天白云，会唱歌的花鸟虫鱼，何时变得如此沉默不语？难道你们不喜欢给我讲大地的故事了？难道无视一双充满期待与疑惑的眼睛和那只呆立的身影？是否也乘上了时代列车，把话都装订成一册册又厚又重的本子，只能到案头上找。……

我是一个贪婪做梦的孩子，我力拼疾呼，方圆外有天地，宇宙间有天籁，小小心灵有真梦……呼着，唤着，让空气中充斥着回音……

方圆外有天地
……



/ 吴秀颖

公祭文

——永远的林老总三周年祭

维公元 2005 年 3 月 12 日 / 岁次乙酉年二月初三日，上午九时，春风浩荡之际，董教总领导、林氏家属、华教同道、院校代表、华团代表、各界人士、莘莘学子，登临富贵山庄，向董总前主席、我国卓越的华教运动领导人、杰出的民权工作者、“母语人权”相结合的倡导者林晃晃先生，致最深沉的追思：

敬爱的林老总，您以“维护华教，发展母语教育；伸张人权，争取平等地位”为志业，奋斗数十年如一日。70 年代，您领导“全国独中复兴运动”，力争举办独中统考及申办独大。80 年代，您提出“三结合”，力图结合各方力量解决华教问题；您领导董总联合华团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主张文化多元；您高举《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推广民权运动；您因“华小高职事件”身陷囹圄，坚贞不屈！90 年代，您离开董总领导岗位，毅然投身政治圈，倡导“两线制”，壮大制衡力量，以打破一党坐大的政治格局；您高瞻远瞩，坚持创建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奠定了发展华文高等教育的基础。

“我是旷野中的鸟
 双眼渴望着自由的天地——
 那群星的王国
 让我飞翔在那黝黑的天空上
 用我沙哑了的歌声
 撕破那黑夜的翅膀
 让我们张开双翼
 翱翔在阳光下”

壮哉！林老总，您那“抗日救亡”的雄音，依然在我们心中回荡！您——在那大时代磨炼下的热血少年，对“自由与光明”的追求，何尝不是您生命的主线，贯穿在日后“母语人权”事业的崇高目标上。

“真理像黄金一样，是不会因时间而被腐蚀的，假如还有正义，历史将会重演，假如还有情感，河水也将会倒流。”

您在华教处于“风雨如晦”的时代，始终坚信民族教育事业就是“真理”，就是“正义”，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为之奋斗不息。这种“大智大勇”的风范，这种“鸡鸣不已”的精神，对当前华校面对“英文回流”的冲击，尤其在华小、独中以英文教数理的现象，无异暮鼓晨钟，发聋振聩！

伟哉！永远的林老总。“民权砥柱垂天地，华教巨星照世间”。您历史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纪念碑上。您的爱国情怀，您的民族情操，您的多元主张，您的民权思想，您的铮铮硬骨，永远是“护根”人们的精神与力量之源！

恨顽石横阻兮，喜万木之争春！今肃立墓前兮，怀林公之高风！追哲贤足迹兮，吾昂首而从容！伏维 尚飨！

（董总会务局供稿）



无望的都市

——春阳篇（完结篇）

(1)

春阳被裁退，拿了13个月“赔偿金”，回到家乡来。

他回想流放在半岛下面那个叫作狮城的小岛，生存是场“森林法则”的磨砺，磕磕碰碰，受了伤，也只好自己舔伤口。文友问他：在小岛，最缺乏的是什么？他回答：两个字，灵性！但辗转搭车，一张张票根，撕开后，展开新的旅程；至少薄暮乡关，一步一足迹，能寻回童年少年的黯症或快乐的点点

滴滴，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也好，是近乡情怯也罢。检阅过去，都是累累的神伤啊，累累的无奈与流放。一场“天后宫”维护华小不变质的沸腾，紧接却是一场风声鹤唳的“茅草行动”大逮捕，令他理想破灭，而远走他乡。

啊，往事都不堪回首，还是重新修补了母亲遗留下来的“老铁马”，装了新轮胎、车座、煞车胶皮，踩着它，重新上路吧！去探索家乡的一颦一笑，沧海桑田，蜕变与不变交错的身姿。

吧生，鸦城，我的母亲，您可无恙？

经过吧生河堤畔，却见罗里公然倾倒一车垃圾。

走过油棕园的沟渠旁，赫见流水不再清澈，鱼儿青蛙红蜻蜓山鸡野猪都绝迹，水沟里油腻腻黏糊糊黑乌乌的，是上游的工厂把工业废水倾倒的证据。山岗上，ASM钢铁厂仍然在操作——经过居民投诉再投诉之后，烟囱依旧肆无忌惮冒着灰色带着霉味的烟雾。再过去，是熟悉的花园住宅区，本来宁静

安适，却突然雨后春笋般，霓虹灯招牌悬挂着××按摩院、××健身中心、××PUB。挂的是情色，卖的是色情，夜色降临，妖冶艳媚的口操湖南腔或四川腔的小龙女站在幽黯的墙角，或潜伏在阴暗的厢格内，贩卖着最原始的欲望。卖的渴钱，买的渴欲。两相情愿，造成环境的污化，犹如被污染的沟渠。

喔喔…他绝不是那么道德至上主义。

但他也不能睁开眼睛，看到纯朴的家乡蜕变得如此景象而漠然无动于衷吧？谁说的？“愤怒出诗人”？他从来不是诗人。很遗憾，他跌跌撞撞，挣挣扎扎，苦心经营，就是写不好一首诗。还是用他擅长的短篇小说来宣泄吧？停笔13年，该重新有这个冲动了，因为失业？因为苦闷？是的，因为苦闷，厨川不是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吗？喔喔，该用什么手法？现实主义？意识流？后现代？接受美学？拼贴艺术？颠覆原有的传统，还是“变型”手法？魔幻主义？

为了革新阐述手法，他困惑了很久，像卡在电脑故障里。

他翻看很多书，希望找到秘诀…

记者问：“作家最好

的早期训练是什么？”

海明威：“不快乐的童年…”

马奎斯：“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始明白，不是我选择所需要的形象与故事，而是它们选择了我！”聂鲁达却说：“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砺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

他如醍醐之灌顶，恍然大悟。

他继续骑着母亲的旧脚踏车在街头、河畔、园丘、夜市、红灯区溜达，冷澈观察一张张风霜磨砺的脸谱。他仿佛消除了被裁退的消沉与沮丧，他恢复了写作的自信！无论见到任何人，昔日的同乡、记者、邻居、亲友、文教界的老师校长等，他都昂首挺胸重复着：“我正在写小说，写一系列关于鸦城的小说。”

(2)

上英语课？干嘛跑去学英语？

“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is course?”

“Why must there be an answer?”

就像这20年来，不断有人问他为什么写作一样？如果做一切的事情，都需要一个理由，一个答案，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已变得冷酷无情？锱铢必较？喋喋不休，追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有意义吗？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is course? 关键性在哪里呢？认识多一种语文，不好吗？为了移民？升官发财？为什么你不理解？要打破沙锅问到底？13年前，上狮城面试，人事部小姐马上塞给你一大堆表格，有申请工作准证需要的资料，有身体健康检查表格，有合约，当然，全是英文的！看你不晕倒？呵呵，你一定要知道答案吗？告诉你，读英文，只想能阅读原汁原味的英文小说，海明威、史坦倍克、福克纳等。读英文，只为了听懂西门与加芬高，听懂披头四，听懂约翰丹福？why not? 附带的答案，是为了把自己的乡土小说，翻译成英文，可以打入欧美市场？

你能否认吗？英语班是个绝妙的环境！

来自保险业者，来自

传销业者，还有政治圈的失意者，公司有跨国业务的高级执行员，还有想移民西方的阿窿流氓，想赚取美元的欢场女郎，还有杂七杂八的奇形怪状的人，唯一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对这个城市的幻灭绝望者，英语变成是一张机票，一张通行证，一个梦想，可以让他们飞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喔喔，城市染了瘟疫吗？

——他弟弟不干买卖树桐了，棉兰亚齐那边很乱，树桐业几乎停顿了。目前他在干什么，收非法万字票，经营赌窟，进出监狱两次了。二姐的唯一的儿子，涉及学校殴斗，被令停学。大哥的二儿子涉及阿窿活动被捕。三姐夫勤于参与政治，准备下届代表马华，出来竞选。昔日访问过他的某报女记者，母亲刚刚去世，准备移民…在华校任职的同乡锦恕，闻说染了艾滋病，刚刚被送进双溪毛儒 AIDS 疗养院中心！绝望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城市！

他也希望，自己能免疫，不是那个“绝望者圈”的一员。

(3)

参加英语课程一个星期了…

他学到特别的句子是：Give a cold shoulder. 完全正确，处处是“冷肩膀”！投稿等于投篮。寻找工作等于自讨冷眼。这个城市，温暖何处寻？热肩膀何处寻？

虹面对春阳的目光，却是热情的——虎视眈眈的热情。

虹！塔米多丽亚！很难用百分百准确的笔，去形容去描绘这个女子。美丽吗？是绝对的。其余呢？他搜索枯肠很久，始终找寻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她。潇洒、冷傲、帅气、艳媚、出尘？似乎都有一点。哦哦，似乎有了…某个学员塞给他西藏的旅游画册，翻到一页，骤然发现古格皇朝遗址中的壁画裸女，她的形象，瞬间天衣无缝与壁画裸女重叠，她就是“濯足天使”了！翩翩起舞的濯足天使。她有着东方的韵味，西方的轮廓，神秘而捉摸不定。

其实一开始，她只是个“虚拟”的人物。

——在阿窿黑弟眼中，她代表着原始的夏娃肉体的色欲诱引。

——到了过气反对党政治人物周常，她有着他“情妇”的理想化特征，满足他踟躅优柔寡断小男人

的心理上的短暂“出轨”！

——在高蔚红眼中，虹又是个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是她企图摆脱窒息般生活的“投影”。林雁呢？在女记者林雁眼中，她又是什么呢？她化作了白衣天使，审察着林雁脱轨的欲望与邪恶的心灵，冷峻如审判者，如绝峰上的一朵雪莲。而在锦恕的梦回中，虹却代表了同性恋的完美形象，轻易地攫取了她的畸形崇拜。

虹难道甘为虚拟，甘为不存在的角色吗？

写到最后，仿佛变了…

虹活了！破茧而出，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受驾驭。

她闯入他的生活，他的居处，他的电脑，占据了他大半的心灵空间与时间，跟他谈文学，谈人生，甚至争论政治。她告诉他一个发生在神州大陆的故事：这个弱智小孩，很多人对他绝望了；父亲是个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练习的时候，丢一本练习簿给他涂鸦，想不到，他对绘画没兴趣，耳濡目染，却让练习中的每一种乐器的每一个音符，挑动起他的本能天赋！他举起的扫帚柄，成为指挥棒，俨然是音乐指挥家，指挥了一

场场贝多芬的悲欢交响曲！每一个音符，每一个环节，他都能准确地抓准，是奇迹吧？“就像你，对吗？你家贫，童年不快乐，读书不多，甚至自闭，但你有一天，竟然写起了小说。你对文字的敏感，犹如那个弱智小孩对音乐的触感！”她企图解剖他，扯下他若无其事的伪装。

他没有在虹的残忍戮破中迷失自我…是他操纵了她，怎么可以喧宾夺主？倒过来被“濯足天使”所诱惑？他还是忍不住号哭起来，哭得像个孩子。压抑了多年的情绪瞬间崩解了…

不快乐的童年，是一个作家的最初的训练——他记得偷窃哥哥的钱，去看电影；记得把养鸡场整寮的鸡用煤油毒死，因为养鸡场老板骂了他！他记得读小学，被流氓欺负，整包“卡占布爹”被打翻，洒跌满地；记得脚趾长满恶癣，赤着脚去上学，给全班同学耻笑。他记得父亲去世那年，他才九岁，记得他们饲养的一寮猪只，被邻居用“露藤汁”沾木薯毒死，母亲含着泪，一锄一锄地挖坑，埋葬了猪尸！

虹挨过来，仿佛得意地操纵了他…

她舔去他的泪水与忧



伤，像个娘亲般呵护着他。她解开衣服，让他贴紧她温软的乳房。他孤身上路这么久，干涸的心灵，踟躅的脚步，累累的伤痕，仿佛得到彻底的慰藉。一瞬间，他的心理缺陷得到了“修补”。

他的创作灵感，突然泉涌…

回到课室，感到错愕却是，闻说英语班将是他们最后一堂课。

为什么呢？why? why? why? 英文不是强势语文吗？不是顺应全球化潮流吗？开办课程的负责人却说：I am sorry … because we cannot hire any teachers, 最后

一个“殖民地遗老”也离开了，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留恋。没有老师，谁来教英语？几个学员跟负责人吵起来，还以为他们要索讨回学费。原来他们针对的，是塔米多丽亚。这是虹的西藏名字。原来虹是个骗子，英文课程结束了，她也失踪了。几乎每个学员都在找她算帐！原来她以各式各样的名堂跟学员拿钱，或谓投资传销生意，或谓借钱医病，或谓合股投资股票，或灌迷汤，怂恿冤大头买金银珠宝，华贵衣服送她…学员们抖了出来，互相传播，始揭露了虹的“真面目”。

“他妈的，小龙女，真

猴啊，每个人都中刀。”

“连摩根费老师也给骗走3000元棺材本…”

众人义愤填膺，喧喧聒聒，提议去报警。

报警？要留下记录，要随传随到，要什么什么…哎呀，还是省得麻烦，当作缴付了“额外”学费咯，钱财身外物，不要染了性病才好！他妈的，这个贱女人，大家凑钱，找黑帮挖她出来！争论不休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

唯一有结果的是：这是最后一课，英语班正式解散。

(4)

你有没有被骗呢？春阳？

你说呢？他自嘲地笑了笑。算有吧。500元，当作给她作旅费。她的下一站将是何处？美国曼哈顿？巴黎？尼泊尔？柬寮，北欧？西藏？什么是世上生命力最强韧不灭者？娼妓？政治人物？黑帮？都错，答案是：骗子！

短篇完成了3个。小岛有电话来，导演说有电影剧本要搞。

电影剧本？讲爽啊？什么？发展电影工业？政府5年将投入数亿元？不要骗我才好，什么，搞

“小龙女”的故事，像“乌鸦”的版本。我有个建议，搞异族恋如何？马共杀手也不错，要么热辣一点，印尼特工爆破莱佛士酒店！

总之又有工开了…

他收拾行囊，准备上路。临走前，依旧骑着脚踏车，到处溜达，检阅家乡的一草一木。河岸灌木丛，仍然栖息着乌鸦，傍晚追逐着巴刹丢弃血肉。母校仍然座落在椰脚的夕阳下，迟暮而斑驳，礼堂“何子湖楼”的天台一角，长出了寄生的植物，根咬住水泥墙，紧紧不放松，恰似华文教育在这个国家的处境——边缘化，又有着顽强韧性的生命力。哥打桥、马拉娃蒂岗、官路桥的水塔、ASM钢铁厂的灰烟、万津路枯荒的油棕园、茅草芭，沼泽，阿兰沙皇宫。枯朽与繁荣、发展与停滞、顺与逆，不协调地凑合在一块…

突然间，发觉马路被封锁了起来！

警察车的警示灯在闪烁…

被驱赶下楼的，是一个个标致艳媚的女子，蹲在马路旁，排成一排，戴着手拷，等候被押上警车！她们尽管知道将会面临被驱逐出境或被控于卖淫的罪名，但仍然从容而不慌

乱地交头接耳、以家乡话窃窃私语。多是中国女子，少部分是印尼妹。都是脸孔姣好，身材不错的年轻女子哦，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啦？讨一口饭，真的这么艰难吗？他恍惚地，堕入百年前的情境…在吧生开埠前，到处是沼泽、码头、矿坑、莽莽丛林，充满传染病、疟疾、杀戮…生命很贱，像猎狗一般。

唉，还是“森林法则”，百年不变。

还是迁徙，像冰河时期。还是围城的状态，有些人幻灭，背起行囊离开。有些人充满企望与梦想，涌进这里。黄昏，乌鸦港上黄昏。鸦群漫天，喋喋不休吵器。人们习以为常，继续散步、SHOPPING、玩乐、吃饭、做爱与繁衍下一代。滚滚的黄流，依旧飘浮着动物的腐尸、藻类、垃圾、卫生棉、破家具、婴儿尿片。

他看见最大件的垃圾，也飘浮河上，悚然是个招牌。

招牌写着：XX 华文小学。

(18.8.2003 稿于新加坡)

写作惊魂

晚餐后，我又埋首书案前，将储存脑际的原始故事，一字一句的输入电脑。偶而我也暂停书写，陷入沉思，安排故事的发展，推敲字句的运用。这种习惯，已成了我多年来的饭后甜品。

最近，我常发现在我写方块字时，十岁的儿子伟华，一直坐在我的身旁，细心的观察着我。起初，我猜想大概是学校开始电脑教学，他对电脑产生兴趣，想从父亲那里偷师；或是母亲要他监视着父亲的举动，看他书写些甚么。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他还是兴致勃勃的坐在我身旁，并且一边看着输入的句子，一边猜测接下来的词句，似懂非懂的念了起来。有时，他甚至问我为甚么要这样写，和我讨论起学校的作文。老师出了《不听话的结果》的题目，他这样写行不行，要我给以评语。

他的声音鸟鸣似的不断干扰着我的思路，我开始感到烦躁，并对他在华文之外的其他功课担心。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华文，他的其他功课成绩一向来都不怎么理想。我要他马上离开座位，去阅读图书馆借来的英文书籍，放多些精神在英文、科学和数学。可是每次问起，他不是皱着眉头的赖着不走，就是肯定的告诉我，功课已在学校做完，借来的书本也已看过。

终于，我再也耐不住他的吵声，我决定牺牲天伦享受，把书房门锁上，独自拥有涂涂写写的小天地。可是，没有清静多久，我又听到房外不妥协的敲门声。他赖皮、抗议，坐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去。连太太也发起唠叨。

“就让他看吧！现在他愿意跟着你，你又不让他；又不是甚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多学习总是好的。”

我静悄悄地将吃甜品的习惯改成吃夜宵并设法使这一时间交替得自然，不露痕迹，一切与方块字的交流都在半夜进行。果然，我再也听不到那烦燥的问语。在夜深人静的书房里我更是文如泉涌，能随心所欲的奋笔疾书，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完故事，我对自己的机智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感到满意。



有一个周末，伟华突然问起写故事的事，我指着某些书本杂志，得意地告诉他：“爸爸所写的方块字，都有发表在报刊，杂志和书本上。”

他仔细的翻阅着书刊杂志，搜寻着父亲的名字，还念起内里的句子。偶然间，嘴角一翘，满怀信心地说：“我将来要像爸爸一样。”

我对他的好学和志向感到欣慰。妻子也在一旁夸耀：“你满意了吧！有一个这么像你的孩子。”

我微微地笑着，眼神充满感激。想多年来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我能欣赏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精粹，工余之暇也拥有最好的消遣；我陶醉在床头堆着的唐诗宋词、现代散文和小说里，有如品尝着淡香缕缕的清茶。

正当我得意之时，似乎堕入了深沉的烟雾里。高中时代，父母、亲友曾经对我考获优等的华文成绩高兴。我自豪，满怀斗志，希望能在事业上有所表现。可是我却几经辛苦，才在一家公司里当起小小的书记。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情的现实使我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的不被重视，常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工作人员，还得为那份微薄的收入战战兢兢，受尽白眼和嘲笑。

在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一个和我紧紧相拥的年轻影子，在社会中挣扎，从事着微不足道的职业，没有地位，被人轻蔑取笑。默默地延续着祖先的“中庸”和“忍耐”，就如一头垂头丧气的驴子，被咄咄逼人的马匹欺负。

我不禁流出冷汗。我怎么忍心再让下一代步上我的后尘。

“爸爸是受华文教育的，喜欢方块字是理所当然。”我思索、费劲的解释道：“况且……你知道吗？爸爸老了……老了可以做些自己兴趣的事。你不能，为了生活，必须跟着社会的潮流。英文是工作语文，你必须多花些时间在英文。”

“爸爸，我……我想学你。”伟华坚定地说。

我对伟华的固执大发雷霆，高声叫骂“不孝”，叫声如诉如泣。

“阿华的爸，发生了甚么事？”太太拍着我的肩膀说：“迟了，还不去睡，明早迟了又要挨白眼了。”

我抹抹额头的津津汗滴，从惊慌失措中抬起头来，发现刚才已伏在案上睡着。

我轻手细指的把电脑关上，蹑手蹑脚的走到床上。

（写于2005年1月19日）

印华作协

“第二届金鹰杯微型小说赛”

优胜作品选刊

印华作协举办的“第二届印华金鹰杯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共收到作品 257 篇，成绩经已于去年底揭晓。首三奖得奖人为晓星、朱希贤、杨思萍。这项比赛的评审团为：王列耀教授（中国）、林万里（印尼）、东瑞（香港）、黄孟文博士（新加坡）和寒川（新加坡）。本刊谨此刊载首三名得奖作品，以飨读者。

——编者

印华作协举办“第二届金鹰杯微型小说赛”，冠军季军得奖人出席领奖。左起为亚军朱希贤、冠军晓星、季军杨思萍。



亡羊补牢

(冠军) 晓星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鲁达强抓着自己的头发喃喃自语。

真是怎么想都想不到，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竟会成了凶手，杀死了近两百人的凶手！

“妈妈啊！你在哪里？”

“爸爸啊……”

那声声撕裂人心的惨叫，又在鲁达强的耳畔响起。他连忙捂住了双耳，惊悸地环顾左右。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正墙上挂着一条的字幅：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鲁达强看着这字幅，看着看着，这字幅竟幻化为一根长长的原木，直落地地往他头上砸了下来！他本能地用手护住了头。但那字幅却还是好端端地挂在那儿。他不禁懊悔起来，那天晚上那些原木怎么不一棍就把他砸死？“鲁总，救济品已经装载好。”秘书小高推开了门说道。“好，跟我来。我亲自押运。”

“快跑啊！那三层楼倒下来啦！”一声稚嫩的喊叫，使在排队领救济品的队伍起了一阵骚动，大家纷纷朝灾后仅存的那一排三层楼房瞧去。

“小亮，别怕！那三层楼没有倒。它不会倒下来的！”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会啊，公公。那水就这样高，像三层楼那样高倒下来，我们的屋子全没啦！”那孩童指着那三层楼房，比着大水冲下的手势尖声叫道。

“多可怜！这一次的山洪暴发给他留下了多麼可怕的烙印！”

“是啊！他的父母全给洪水冲走啦！”

鲁达强感到了阵阵寒意。他仿佛又置身在那寒风刺骨的深夜，正从旅馆里跌跌撞撞地奔出来。如雷鸣般的轰隆隆的响声滚滚传来。慌乱的幢幢人影和惊慌的杂乱呼叫把整个乡村弄成了一个被捅的蜂巢。月光下，他看到大水，足足有三层楼房那样高，从他住的旅馆不远处排山倒海般地倾泻下来。山头上的伐木场围聚着著的几百根原木，随着山洪如万马奔腾般地滚了

下来，所到之处墙倒屋塌……他亲眼看到一根长长的原木朝一个村民横扫了过去，那村民一被扫倒，就像气泡般消失在滚滚的浊水里……

他只不过那么一耽搁，洪水就已经从他的膝盖淹到了胸部，他拼尽全力朝不远处的小山岗逃去。他刚逃上小山岗，洪水也紧跟着涌上了山岗，他连忙又爬上了大树……

隔天，水退了。他望着远方那光秃秃的山头，还有那给山洪冲垮了的蓄水坝，再看看那从山头上的伐木场里滚下来的几百根原木，横七竖八的堆满在被摧毁了的村庄，还有废墟里那比比皆是、遍体鳞伤或残缺不全的尸体。他的心中犹如给烈火煎熬。

十多年来，他带领着一班“将士”在渺无人迹的丛山林海里，把林木当成“假想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果”累累。“假想敌”的“尸体”不断地垫高了他公司里的椅子，使他禁不住朗声吟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因为这“骨”是不染血肉的，所以他这“将”也就清清白白，不染丁点儿“血腥”味。

那知道一场暴雨引发的山洪和土崩，弄脏了他清白的外衣，并让他醒悟到，垫高他的椅子的原来是这些血肉模糊的尸体……

“鲁总，救济品分发完了。”小高打断了他的思路。

“我们再回去拿！”鲁达强边说边掏出了手机，接通了总部的电话。“李总，我不干了。分完救济品之后，我就退还公司让我用的房子和车子，这伐木场的工作，我真的干不下去了……甚麽？董事部开会决定植树，指定我担任植树总指挥，啊……。”

(亚军) 朱希贤

我要回家



雅加达四月的一个傍晚，灰色的天空浮着几丝白云。夕阳下山后，气温更加闷热。他记不得什么时候吃了最后一顿饭，此时眼皮沉重得使他忘记了饥饿，他乏力地往后一坐，身子便仰躺在被骄阳烘干了水分的草场上。

恍惚间，似乎看到弃世多年的老伴深情地注视着他，嘴唇微动，仿佛在嘱咐着要把儿女照顾好。突然，一阵热雨淋在身上，他惊醒过来，四周一望，天快黑了，他彷徨得忘了找地方避雨。

四月的天气就是这么无常，不到一分钟，雨停了。天色渐渐暗下来，广场的灯饰亮了，邻近的总统府更是灯火辉煌，民族纪念碑的金色火焰跳跃着，一切都那么美好。

他无助地摔了摔头，望着那美好的景色发愣。就在这时，一对情侣模样的青年亲昵地相互依偎着从他身旁走过。他的脑海又展现出另一幅优美的图景：中爪哇普沃格多的乡间小路上，他，一个陆军中士，右手轻搂新婚妻子的细腰，憧憬着新家庭的幸福的未来。他记得妻子娇羞地说：“我喜欢孩子，多生几个，让我们温馨的家充满孩子的笑声。”他也记得自己的承诺：将为家庭付出全力！

夜色更暗了，那对情侣的身影还在他视线内游荡，笑声偶尔飘进他的耳膜。不知男的说了甚么有趣的事，逗得女孩快乐得高举双手摇晃，随着她的动作，手上的金镯子经公园里的灯光反射下，隐约发出

美丽的、耀眼的光芒。

思路又回到久远的时光：幸福的生活维持没多久，一场政治风暴降临了，他因为正直坦率的个性，曾经揭露上级的贪污行为，在这次变革中遭到报复，被革了军职，还坐了十年牢。出狱后，沉重的政治罪名压得他透不过气，四处奔波谋求工作，均因身份问题而告失败，不得已回到家乡，帮人家做些散工，贤慧的妻子没半句怨言，默默地、辛勤地料理家务，有时到邻居家做些零碎的散活，帮助支撑家中的开支。女儿降生了，生活的担子犹如百上加斤。他闭上眼，又摔了下头，想要把忧愁抛掉。

附近还是静悄悄的。黄昏后，人们都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家，谁会像他这样漫无目的地在公园里瞎逛？他终于想起向邻居阿曼借五万盾盘缠，希望能到雅加达寻找旧时的战友伯沙尔沃诺中士，听说退休后下海经商，经过几年的奋斗，已经成为殷实的地产商，在部队里他们亲如兄弟，求他帮助找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一阵风吹来，又下起毛毛雨。他回忆起五天前按照地址找上伯沙尔沃诺家的情景：一个帮佣般的妇人告诉他伯沙尔沃诺几个月前搬了家，他愣了一下，急急追问搬去哪里，得到的回答却是无奈的、抱歉似的对不起和不知道。脑子像骤然被掏空似的，茫然地沿着街道走，问了不知多少次路，穿过数不清的大街小巷，终于到了火车站，最后一班火车却在半个小时开走了。当晚就在车站隐蔽的角落捱了整整一

(季军) 杨思萍

赴宴

夜。次日醒来，在附近的小食摊上要了一碗面，当要付钱时才发觉身上仅馀下的三万五千盾不见了，小贩宽容的谅解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在公园附近不知游荡了多长时间。他闭目祈祷，愿天上的主能给他指出一条出路。他思索要用怎样的措辞去求过路人帮忙，结果都无济於事。

饥饿的感觉真难受，他歪斜地依在草场的短墙边，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幼小的儿子紧紧地跟着姐姐在村前路口伫立等候，他下决心般地喃喃自语：我一定要赶回家去！

天更黑了，游人更加稀少，他倏地朝那诱人的光芒冲过去，粗鲁地拽着少女的手臂，抓住金镯子用力掰。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这对情侣，少女歇斯底里的尖叫唤醒了男友的意识，本能地挥拳出击，想不到魁梧的陌生汉一个趔趄竟然倒下；惊叫声同时也引来了附近的警员，轻易地把他逮往，扣上手铐，虚脱乏力的躯体被拖曳着朝向停在附近的警车走去。

颤抖着的身躯、肮脏的脸庞、无神的眼睛，对了，还有嘴唇在嚅动，似乎是在申说：我要回家，我只是要回家，我不得不回家！可惜声音太微弱，身边的人根本没听到，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了。

二月的雅加达，春雨连绵。

元宵节後的那个星期天，午後又下起雨来。

“唉，真他妈的老天不作美！”阿福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望望天骂道。

在房里他来回踱着，时而跑到镜前提提衣领，又蹲下身来擦了擦他那发亮的皮鞋……今晚是XX同乡会举办的庆元宵晚会，他已答应阿茂一定会去参加的。

“你一定要去哟，这是我们同乡会的第一次联欢！”那天阿茂送请柬时还深怕他不去。他阿福怎会不去？这些年来，同乡会、宗亲会、校友会……像雨後春笋般的纷纷成立，举办各式各样的联欢会，他都有请必到，从不缺席，有时还特地向公司请了假。今年元月以来，他已参加了七八回春节联欢会了；有吃有喝有时还抽幸运奖的联欢会，谁不想去？但偏偏今天午後又下起连绵不绝的大雨，让他急成像热锅上的蚂蚁。

庆幸这场大雨黄昏时能雨收云散，阿福才松了口气。

小巷已被雨水淹至小腿，他脱了皮鞋卷起裤管，小心翼翼地走到巷口。好不容易与一辆“峇彩”三轮车车夫讨价还价了一阵子，才坐上了那湿漉漉的座位。

“峇彩”车夫六十多岁，瘦长的右手使劲地拉动了发动机，车辆一开动他就喟然长叹：“唉！这鬼天气，下起雨来就半天，打狗都不出门……雨一停，又这塞车那塞车！今天可又要欠老板的租金了……”看

他从车辆间隙中东绕西转的越过前面的车子，阿福虽“赴会”心切，但也担心“峇彩”中途出事，只好时不时提醒他：“小心！伯，别太快！”

走了一刻钟，再转两个弯，就是“XX大酒家”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这么一转弯，“煞……！”的一声，阿福只感觉全身向前倾，“峇彩”差点撞上从直路开来的一辆豪华轿车，虽然相距仍有半米远，却将路面的积水全溅到轿车上……

轿车同时也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门回过头瞪了瞪“峇彩”车夫，直摇头。不想此时轿车後座镜也徐徐落下，露出一张愤怒的脸孔，刚好与阿福打了个照面。五十开外的年纪，肥头胖脑，穿着笔直的西装，旁边坐着大概是他太太吧，一身珠光宝气。但见那男的怒视着“峇彩”车夫：“嘿！瞎了眼呀！撞着了你赔得起吗？能赔吗？！”破口大骂起来，“峇彩”车夫忙赔不是，阿福探头欲替他说情，却见那男子“哼！”的一声按起了窗镜，隐约仍听到他转为华语的骂声：“这些番鬼！穷不死的……”随着轿车扬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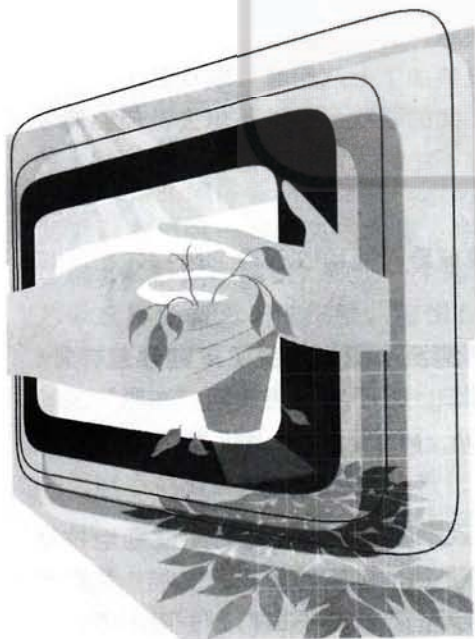
愣住一时的“峇彩”车夫这时才回过神来。“唉！差点闯了祸，万幸、万幸！其实也不必那么凶……”车夫边说边回过头来：“忘了98年吗，再新的车也一把火给人烧了！对吗？”“是……是……”阿福唯唯诺诺应道，心房只觉一阵寒意……那年，他阿福若不是从公司的三楼越墙逃生，早就被烧成火炭了。

“是这个酒家吗？哥！”阿福这才从恶梦中惊醒过来，但见酒楼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他迫不及待的随着人流进了大厅，但见里面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他只好在入门角落的台桌上坐下。随着一片掌声，只听台上有人在致词：“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欢庆元宵，应该感谢政府的民主开放！我们华族融入主流社会已是时候了，今後应与其他民族和睦共处、互相尊重、同舟共济，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历来隔膜，为我们子孙後代……”又是一片掌声。慷慨激昂的言词深深地吸引着阿福，可惜距离远，看不清他的脸，问起同桌的人才知道他是同乡会的会长，近日经常见报的华社精英，一时阿福对他肃然起敬，想起刚才那轿车里那副凶巴巴的脸，唉！那真是害群之马！

晚会至11时才结束，来宾慢慢散去。老远阿茂向他招手：“阿福，来！我来介绍，这位是我们同乡会会长xxx先生！”哦，刚才他意味深长的致词还让他阿福一阵感动，能认识这么个华社精英实在是荣幸，阿福忙趋前与他握手。

当四目相投时，阿福像触电般呆住了：“怎么是他？”





新天方夜谈

——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前
的一阵幻觉

/ 田舟

讲了一千三百七十二个夜晚
那故事
至今还没有结尾
大横布条
这样说

华灯初上
对面的茨厂街
车水马龙
璀璨的夜幕下
故事继续繁衍

……话说那四十大盗
匆匆回到山寨 慌乱间
忘了开门的咒语
有些竟紧张地
大喊：“白小 开门
白小 开门！……”
而门 居然开了！……

附注：雪兰莪白沙罗华文小学被下令关闭后的第1372天，我站在中华大会堂前，等候入场观赏全国艺术歌曲歌唱比赛。心生异念，遂有上述幻觉。

(2004.10)

怀念陈嘉庚



——为陈嘉庚先生 130 周年诞辰而作

/ 长谣 (新加坡)

你曾经很富有
但后来
你的钱没了
它们都化作血液
注入微弱国脉
有力地跳动

你没有学历
但后来
从你手里
走出一代代大学生
他们改天换
让神州回春

你不要黄金
但如今
你的名字
比金子还灿烂
你永存人心

在这风暴的日子

在这风暴的日子
我还能说些什么
声音都变得渺小
步伐阑珊疲惫

要向风暴战斗吗？
在这风暴的日子里
风也潇潇
雨也条条

雷声吆喝
急流带着泥污
狂袭大海

我能企望些什么呢？
天也黑黑
地也茫茫

只希望
一道微微的阳光
照在我青绿的身上

我要苏醒
我要热
我要扎根在土地
任人踩踏
也必需抬头

在这风暴的日子
前景模糊
却光亮了
我的前路

不怕折翼
不怕美丽的羽毛被人涂黑
只要还能歌唱
只要还有明天

诗的声音
不会结束

在这风暴的日子
破伞没有落足的地方
方向标失去了方向

还有心情弹琴吗？
新世纪的小说
都从烽火硝烟中着笔

墨水都是红色的
白纸都染上了爆炸的恐慌

想和你牵手漫步
风暴
还可恶煞挡路
唤你回头

我网了一海的琴声
想要编织一个美丽的梦
浪潮的高音
海螺美妙的旋律
都沉默了

打醒是树木迷惑的头脑
打开是花朵嫣红的笑靥
打不动的心啊
不会向风暴低头

在这风暴的日子
走吧！
不要拐杖
也不要牵着长长的裙带
走吧！

走下去
才知道汗水的酸甜
血泪的珍贵

在这风暴的日子
春天
不会耍约
隆隆的鼓声
腾空的巨狮
必会夹着一道鞭炮红毯
恭敬迎你
跃上
高高的殿堂……

/ 王涛

路已尽头
还迢迢吗
话更沉默
还滔滔吗
象隔岸的两棵椰树
曾经相识
如今陌生
他们昨日相恋
此后神离

摘下的果
甜涩总要自尝
思想是两只鸟
挥翅分飞
在心中，是的
竖了两座坟
却惊见
快乐的花卉
枯萎

在流血的沙地
又一条狗
吠落几声哀号

骨骼要挺直背脊
才攀登高崇的山
不愿心灵匿藏狰狞的敌人
最深沉的悲哀

是看不见自己的悲哀
可是我们终会相遇
相遇在岁月的拐弯处
在孩子的哭笑声中
记忆里璀璨的花
已摧毁

而我已走出忧伤的深谷
看清了虚幻的月影
灰烬里
我屹立
京那巴鲁山的峥嵘
我要奔流
马六甲海峡的悠悠……

(2000.2.19)

吃草记

之一

草味跟人生有何不同？

我一路尝：平原。高坡
城里。野地。沼泽
叶、根茎、种籽
形形色色
统统丢进
嘴巴

(20-06-2003 怡保万里望山)

之二

原本我就是吃草的人
牙齿构造，基因不变
肠胃形状，长短不改

我边走边嚼
满山遍地全是宝
我边嚼边想
还是要小心
原来的良药
悄悄变成毒草

(03-07-2003 秦北农荷佛法中心)

逝 (外一首)

寒山寺怀张继

每当人们说起
那溢满诗情画意的
姑苏城外寒山寺
脑海的屏幕上便浮现出
那位一直行吟在唐诗里
名叫张继的诗翁
和因他而缭绕了千百年的钟声

久别江南四十载
而今又旧地重游
依然是剪不断许多年来
回旋在我心头上那悠扬的钟声
善解人意的导游小姐热忱解说
先生想听钟声不难
只需人民币十元便可排队敲钟
倘若是每年新春佳节时光
则需预早高价竞投方可祈福了

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
掺和着几许无奈的悲凉
呆坐在那片名为“听钟”的石上
聊以天马行空式之漫游
搜索记忆中那通幽曲径
去拜访聆听张继诗翁
当年夜泊枫桥
客船上品味钟声的韵致
蓦然间不知打何处飘来
高分贝的音响里
某位当红的女流行歌星
又嗲声嗲气唱起《涛声依旧》



涛声依旧□月落依旧
可这钟声还是那钟声么？
回首人流拥涌的寒山古寺
不禁又怀念起你——
张继兄，今夜月落乌啼时
你那几经修补的客船
又将泊向何处……

(2003年秋得诗于江南
2004年秋三稿于雪梨)



上帝啊，你在哪里？

赤足 露体
瘦骨嶙峋
眼神惊恐
忘记饥渴
逃命
在俄罗斯 Beslan
孩童血污涂身

为什么是
孩童，妈妈
尔后
学校再也不是
孩儿的安全地
告诉他们真相
什么是真相？

疯狗
张牙舞爪
没有黑白
没有是非
躲藏在上帝的口舌里
正义凛然
面无愧色
骚乱 屠杀
他们
与世无争
羊羔般温驯
生命活活被夺去
这也算斗争？

敌对冲突
争权夺利
不存在孩童的
词汇里
他们
却在冲突
勾心斗角
丧失生命

聪明人
掌握人们的生命
他们抛下的
枪弹
手榴弹
还是毒气
是你 是我 是我们
去承受
Sophie 她有选择吗？

上帝啊！你在哪里？

(2004年9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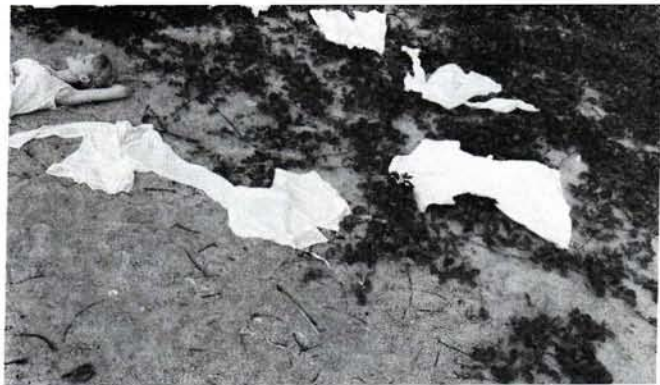
注：Sophie's Choice, 西片。集中营里的 Sophie 要在两个孩子中作出选择，对一个母亲那是锥心泣血；Sophie 作了选择，但这个孩子还是丧命！

莫高窟

最高的
是乐傅和尚开凿的
已经看不见的
第一个洞窟
其他数百龕
莫大于此
莫高于此
大大的石窟只是建筑大
高高的佛塑只是形体高
都大不过
见得千万金佛的
至大眼光
都高不过
比鸣沙山崇高的
开创精神

注：据说，晋代公元 366 年，乐傅和尚云游到敦煌鸣沙山东麓，时正黄昏，他蓦然望见前面的三危山似有千万个金光闪耀的佛显现。乐傅和尚认定这里是“灵岩圣地”，便在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及元，人们继续修窟造像，最盛时“计窟千余龕”，至今保存的有 492 窟。乐傅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无从查考，或已不存在；然而人们视那第一个洞窟（也许不大）为至高无上的精神圣窟。

史英短诗两首



一、弦断欲重系

一衣带水的分隔
利似剪
情牵两地的心弦
悄然被截断
以共识作材料而制成
那把琴
合奏的旋律从此绝响

满怀悲情浓似墨
春与秋转换数十回后
仍旧淡不了
偶然机遇诱发下
龙的传人将之饱蘸于毫
在所铺展宣纸上
绘出重新系弦于琴的远景

二、含苞之谊正绽放

——致马来西亚一群文友

交往陷冬眠状态
四十年
从来就如此
闪光的一个共同心愿——
民族文化的传承
照射下
正开始解冻
手互握
温馨如春风吹起
把含苞之情谊催开
于脸庞
各有花香纷绽放

诗赠莫泰熙 (七律)

/ 廖金华

最是伤怀红见黑，
寻根尚记八岁事；
沉船侧畔帆照过，
病树前头春来迟。
江山有待新人出，
前路还靠旧人持；
此生以血灌华教，
千斤独挑亦不辞。

(26-2-2005 夜于巴生南方镇)

农历乙酉年正月十七（即2005年2月26日）雪隆董联会假吉隆坡六福酒家举行新春团拜晚宴，席中与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及甄供二兄欢聚闲聊，言及华教大业，众皆忧心难安，散会后有感而作。

信念被屠杀

——伊曼的死

我过得去
你过不来

小女孩难民 Iman al-Hams

不要开枪
只是个小女孩

伊曼已受了伤
以色列哨兵排长
大步向前
向她的头开了两枪
走回头抓起
自动武器
对准她
扫射所有的子弹
在 Rafah 阴郁的沙地
伊曼被屠杀

伊曼穿着学校制服
只是一个 13 岁的小女童
以色列哨兵走过来
射杀她
伊曼走不到学校

伊曼 Iman
是信念
爸妈叫她伊曼
坚信他们
能忍耐
能生存
能发展
就算是
在占领区
穷困

放逐

这样的信念
随着伊曼
埋葬在 Rafah 的
风沙里

被占领
不会有真正和平
不会有进步
不会有安居乐业
不会有什么安全

巴勒斯坦的孩子
有权利
生存
享受自由
保有尊严
充满希望

至少
他们
不该被标榜的‘民主’
屠杀

信念
要巴勒斯坦的孩子
拿起枪杆
抱着炸弹
这样
他们才能走得过去

(2004.11.1 读巴勒斯坦孩童被屠杀的新闻)

/ 马田 (新加坡)

大平卖

卖榴连的小贩
最有创意
把卖不完的榴连
摆在唐人街的闹市
高喊大平卖

“老板偷走路
伙计乱乱卖
昨日一粒卖三块（元）
今天三粒卖一元”

有人用车载来一个
大竹篓
动员一家男女老少
准备大买 大扫
……

我呢？
心里一颗的
破碎
另加一把辛酸泪
悄悄地 走入市场
在那巍巍壮观的
国家图书馆外……

大买 特买
这些 不像榴连积久了
会发烂 会恶臭
全淘汰出来的*
可能要丢进垃圾桶的
一本压一本
一元卖二本的
马华文学作品

* 据专家业者解释：“这些都是多余而被消除出来的……”

题“董总 50”会庆主题联

千秋拓业
五秩领航

2003 年 12 月

题《董总 50 年》特刊各州属会贺联

五秩领航 奋战狂流恶浪
千秋拓业 齐栽茂木繁花

2004 年 2 月 18 日

题尊孔独中壁联

尊重精神扬宇宙
孔师风范立春秋

春山撰 沈慕羽书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

题 2004 年甲申年春联

世上偏多黑白混
金猴难得爱憎明

题赠秀全同事联

放眼千山秀
挑担一路全

2004 年 2 月 20 日
春山撰 沈慕羽书

题赠铨叔、秋草新婚联

莫言情浅忘年恋
可喜缘深并蒂莲

2004 年 6 月 12 日

题彭亨林明民众图书馆金禧纪念
联欢宴会舞台联

林明英迹山河傲笑
书馆墨香风竹悠传

2004 年 7 月 11 日

题中华施诊所 50 周年金禧联

扶贫厄以仁术
拯众黎于沉疴

2004 年 7 月 13 日

为彭亨董联会撰赠关丹海天楼酒家联

海纳千川成大器
天涵万象勃生机

春山撰 沈慕羽书
2004 年 7 月 16 日

题彭亨董联会筹募独中保送生教育基金晚宴联

呵护微薪燃炬火
栽培幼树化梁材

2004 年 7 月 21 日

题德成先生墓碑联

千林蕴秀湖涵月
万世扬德业有成

2004年8月15日

- * 董总同事诗懿男友黄君，其父德成先生病逝，安葬于士毛月富贵山庄。立双人墓，待母胡秀月终老后，合为一穴，长相厮守永不离。黄君有感时下碑联之俗，请我撰联，嵌其父母名，别有深意焉。

题赠金福、培花同事联

金石凿开施福路
秋冬培出耐寒花

2004年11月8日
春山撰 沈慕羽书

- * 金福与培花在董总服务逾廿六年。金福业余攻读中医，努力不懈，考获中国黑龙江中医医药大学医学士，经常参与义诊。

题赠耀华同事荣休联

廿年岁月经风雨
华教征途进耀华

2004年12月24日
春山联 沈慕羽书

题赠其芳同事荣休联

休言正道何其远
却有高人觅异芳

2004年12月24日
春山撰 沈慕羽书

题赠桂源先生联

桂花馥郁云山外
源水潺湲石涧中

2004年12月29日
春山撰 沈慕羽书

代
賦
集
七



旧
唱
三
帖

无题（寄潇枫）

天说有心地有眼
却教江翻又海倒
敢问海啸为底事
廿万苍生无处逃

(2004年12月26日南亚地区亚齐发生九级地震，引起四十年以来罕见海啸，导致生命财物丧失无数，一时间老怀深受冲击，因作此诗)

无题（致王涛）

世人都说我多情
我笑世人太多心
尽心尽力非为己
出战何须论输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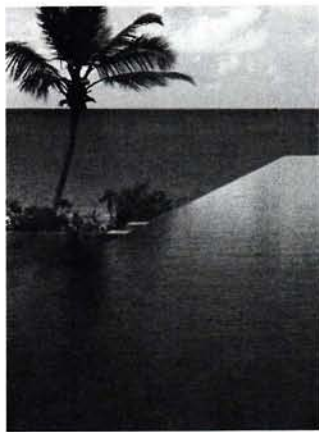
(去岁三月马国普选，余早立意不出选，唯最后一刻组织领导力劝下，终改变初衷。当选举揭晓时，诗友王涛以有何感想为问，余于客次直书如上)

读《何清园夜话》
——写寄甄供

天假大块于学研
辣味文章出清园
有黑有白由谁定
为曲为直君自选
爝火燃起半天亮
夜话激发同心连
且将余年共文事
多读多写多真言

(去年甄供出版杂文集《何清园夜话》，接着推出其研究巨著《生命的延续——吴岸及其作品研究》；何清园为我等共襄文事之地，以上所作乃一时之感也。)

(20.1.05 写)



莫顺生词四阙

1. 依苏轼原韵调寄《水调歌头》 ——兼藉中秋抒怀

华月何时满？
举首问苍天。
戊寅应有秋夜，
虎啸彻流年。
我欲放舟四海，
又怕暗礁处处，
迷雾水深寒。
遥望天涯路，
何处武陵间？

蟾华暗，云弄影，寂难眠。
青衿怀妒，
会当使好梦难圆。
秋月本应无憾，
却道天伦聚散，
缘是现难全。
但愿长相忆，
把酒对婵娟。

2. 调寄《浪淘沙》 ——七夕感怀

去岁织牛天
笙笛齐宣
八方鸥侣会银川
把酒吟诗联玉句
忘了何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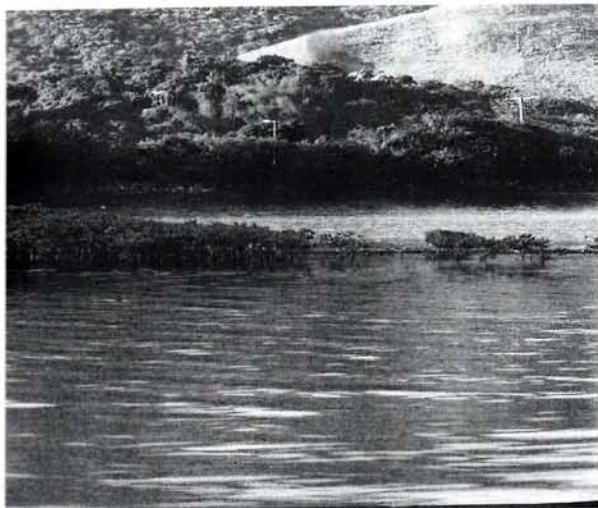
七夕看今宵
景物寥迁
此情不再似年前
星月银河依旧在
换了新弦

3. 新春吟怀 调寄《定风波》

昨夜围炉绿酒斟，今晨春照瑞狮临。
尽管去年风雨恶，谁惧？

4. 冰心一片寄松吟

浮棹江湖迎浪早，
何燥？
千云豪气对天涛。
尽管东风催岁老，
谁恼？
饮霞餐菊伴林皋。



黄色双拱门

市政府大楼在最繁旺的大街
车流对岸
拔地而起一个黄色双拱门
单薄 圆角 这一个凯旋门
纪念三十四年前那一次战役

南方强邻不知用的甚么战术
向这片地球上最辽阔的疆土
进攻 在西南端
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

是否 从那一年的六月一日开始
双拱门后面就竖立了
这三枝高度相同的旗杆
三旗等高并列
招展在加拿大的风中?

红枫叶图案的 加拿大国旗
太平洋落日图案的 B.C.省省旗
还有这一面血红色的
旗上是什么图案?

风定了
图案也就是这黄色双拱门
双拱门升格到旗面
而加拿大国旗的红枫叶
缩到 瑟缩到极小
降格为双拱门腰间的一个勋章

这一刻 在这个黄色双拱门下
台北的男女谈论着书画展
广东顺德的老祖母拖着小孙子“饮茶”去
北京市民在炫耀高消费的身份
香港的服务员拿最刻薄的时薪

这拱门上
随时闪亮与日俱增的最新的数字
标示战绩
迄今已有多少亿臣服的子民

亚洲 澳洲 欧洲
非洲 南美洲 北美洲
世界大同了
全球陷落

这高耸却单薄的黄色双拱门
脚座处有十二枝巨型的螺丝
紧紧旋入地下
准备抵抗难以预料的大地震

(后记：全世界最庞大的快餐店在加拿大的
第一间分店，1967年6月1日在
B. C.省烈治文开张。2001年冬，
写于烈治文市。)



吾乡 系列组诗

1. 吾乡父老

“十二天干地支”

“金木水火土”

是世代相传的

手执

罗盘通胜

探丰土饶水

测天晴天阴

由日出

到日落

“左青龙右白虎”

“南北西东”

秤磅胶刀镰锄在握

恰似

摆弄罗盘

翻动通胜

熙攘父老

是相命术士

是看风水的阴阳师

2. 初民

五分钱

将小瓜的快乐，捏进

浇上红红糖浆的雪团

让他们尽情吮

五分钱

十个香脆马里饼

圆出肚饱的满

五分钱

一杯玫瑰露雪水，浇息

路过担家妇女

滞胸的火气

来打风来补胎

店前巴遮里树下

一份报纸 闲起

阿叔阿伯清谈的陶然

我家

开脚车店，又卖零嘴

一分钱一粒“荷里”糖
 我家是
 稚儿手指的
 幸福园
 推着脚车来，信步走来
 我家是
 养家活口大人的
 欢乐林

老大的，嚼出
 日日好日的蹇足
 没有围篱
 过年那件新衣，把
 屋外跳跃的小喽罗
 欢欢喜喜
 穿大

3. 历史尚童年

前面
 打柴，做珮琅
 后面
 打菜园，养猪
 左边
 做草仔，割胶
 右边
 驳树，射药水
 每天挣他三几块
 三角钱一碗云吞面
 空惹人垂涎
 四角钱一出火影戏
 拖男带女
 过节
 孩童双眼
 与那只鸡
 一齐滚烫在
 灶上的铁镬里
 鸡腿小的吃
 鸡翅膀给兄姐
 鸡头鸡脚鸡屁股

4. 迷羊

莘莘学子
 撑了两条罗卜腿
 “裤”得很
 红袖青衫
 娇娆风流
 还有帮客头
 最出位了
 回味，原乡
 拙的甘淳朴的清香
 一嘴苦：
 乡已不土
 人情世故
 乡不乡
 城不城
 临界迷羊
 何去
 何从

5. 变身

穷过的
 五十年代
 紧急催生的早产儿

青山在
 还是有柴烧
 也有土，有水

地利
 天时
 蓬勃了商事
 还有人和
 头二三奖福利彩票
 财神爷再三幸临
 羨煞几许异乡人
 万字票代理
 将村里的房子买贵
 风水先生说
 龙脉
 就在这地里搏动
 佛家说
 一切因缘生

昔时寒微破落户
 今日糜糜华衣财主
 十载八载
 离乡游子返故里
 只道是
 走错路了



武夷山

(外三首)

——她是世界双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

武夷山骨胜 朱圣学风长
万物钟灵气 茶香举世扬

小鱼池

鱼动闪波光 渔人网捕忙
易牙厨子在 酒食妙甘香

渔村

夕照云帆乐 鳞光满载归
炊烟融暮霭 欢笑逐余辉

罗恩赐君贤伉俪从澳洲旅游中国 返马访故旧

鹤侣揽神州 新疆旷野游
心宽天地阔 意趣草山幽
景色装行囊 豪情逆气流
返乡师友会 星月乐悠悠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八

田舟 (1940—)



诗人田舟应邀出席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中国海南岛举行的盛会。图为他在景点留影。

回忆像无意中掉进湖里的一粒石子，漾起了一圈圈涟漪，逐渐的慢慢的扩散而去。

田舟于2004年2月9日写寄给我的信就是那粒石子，它让我回想起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写稿及投稿的日子，那当儿写得最勤的是散文，而投得最多的是已故林健安先生主编的星洲日报的一个副刊《星云》。

田舟的来函开头这么写着：“谢谢寄赠大著《新旧集》，我读着读着，一颗心又飞回50年代星洲日报的那块园地——《星云》。当年栖息在这块园地里的有‘杰伦’，‘莫河’，‘张逸萍’及‘慧适’等。其中有一个叫‘风扬沙’的，那就是我。”他接着又写：“我很怀念这耕耘的日子，虽然都写得很空幻，却是毫无造作的真情流露。……”我又何尝不怀念那些日子呢？投稿《星云》是经过已故马华著名作家韦晕先生的介绍。1962年到南大念书时，更加需要靠一千字5元的稿费来帮补生活。幸运获得有关主编的青睐，那些投去的散文或随笔的稿件，可说有投必登，而且还化了多个笔名，其中包括竹零雁、蓝山君、葛沙林、黎春等。那些著作大多收集



在已出版的三本散文集里，它们是：《园边集》、《瓜棚豆架》及《明天，我要走快一些》。

田舟的信中继续写道：“进了师训，我停止写作，‘杰伦’好像也离开了《星云》。后来，也不知是哪一年，那一月，那一日，读到一些政党活动的新闻，才知道‘杰伦’就是廖金华。”

坦白说，我很想看一看看风扬沙在50年代的《星云》所发表的一些散文作品，但田舟却无把它们来归结集，而且他写诗以后，好像风扬沙也不再亮相了。

田舟早已是马华文坛的著名诗人了，他卸下了散文的衣装，穿上更合身的诗的衣裳，让自己的清新、自然、潇洒及飘逸的神采，随风飘扬，令读者深深陶醉。诗人就是诗人，连写信也要表露一手，他在上述写给我的信末了也写了如下几句，是未完成一首诗作，他这样说：

“旧的
都在50年代的《星云》
新的
都在何清园大排档
都在《燻火》”

(一) 三个场合的印象

田舟在50年代的《星云》以风扬沙的笔名写稿的印象，因时间相隔太久，

而且大家从未见过面，要记录也无从落笔。在何清园的大排档，在《燻火》，我和他已是见面无所不谈的朋友，在何清园那个熟悉的大排档，我们谈文说艺，座中尚有伍良之与甄供，多次相见都谈至深夜才离去，而在《燻火》，我们都有诗文发表，就算不写在这里，也依然清皙可记，忘不了的。

在此想要记下的倒是鲜为人知的三场合。在田舟出现的三个场合里，他是诗人，是教师，而我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及人民代议士。

在80年代中的一个夜晚，我从吉隆坡赶去金宝出席一个政治讲座会，当我讲完步出会场时，迎面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身材修长的，年龄约四十左右的青年，十足读书人的模样，他直接问我：“你是杰伦吗？”，当我点头时，他说他是田舟，当年以风扬沙的笔名在《星云》发表文章的。我记得和他交谈了几分钟，便匆匆离开了金宝，过了很久也不再碰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田舟，印象却是深刻的。

第二个场合，我在安顺发表政治演讲。那是90年代中的安顺国会区补选，我为身属政党的候选人打气。当我坐在台上时，有

人把一张字条交到我手中，打开来一看，它写着：“杰伦兄，请多多加油，我预祝你们胜利——田舟。”（民主行动党在这个补选中获胜，候选人是古拉）。

第三个场合，也是在安顺。那是2004年3月的大选，记得是在17日的晚上，诗人王涛陪我到安顺出席一个为候选人伍薪荣打气的政治座谈会，司仪交来一个字条，里头写着：“杰伦兄，我是田舟，就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加油，加油，再加油吧！”（大选结果，伍薪荣在安顺区落败）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记录以上的三件事，是想说明一个事实：田舟是教师，是作家，更是一个诗人。他是个关心民族及时时贴近社会国家发展的老师，作家和诗人。

(二) 田舟的家庭背景及教学生涯

原名田天华的田舟，祖籍广东梅县，大马公民。日本占领马来亚的两年前出生，他的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由中国南来，是个半文盲，当过学徒，做过鞋匠。母亲没读过书，养猪、种菜、洗琉璃是她的职业，是典型的勤俭村妇。



田舟初中毕业后，离乡到外地投考高中，只念了几个月便因母病及经费问题而辍学回乡当临教。后进入师训成为合格教师。在教学之余再自修考获高中文凭。先后在彭亨州的而连突、文打、金马仑及下霹雳县的一些乡区华小服务，退休后曾当合约教师，目前在中学母语班教华文。

他在执教鞭的漫长岁月里，曾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担任下霹雳县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及全国教总理事（1979—1991）及任霹雳州教联会副会长及理事多年。

（三）田舟的写作经历及文学活动

田舟於中学时代开始作、投稿。以田夫、风扬沙等笔名发表小说及散文。后改用小船、田舟的笔名发表新诗，又以田玮发表杂文。

早期作品散见建国日报的《学生园地》、《学生周报》，星洲日报《星云》及《晨星》，稍后南洋商报的《文风》、《青年园地》及《新年代》投稿。80年代初田舟在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大量发表诗作。90年代转投台湾《葡萄园诗刊》、《清流》，砂

劳越国际时报的《世纪风》及《燭火》。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文学写作生涯中，田舟自然也参与许多国内及国外的文学活动。

他为大马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一届。他是台湾《葡萄园》诗刊大马代理。他也曾先后受邀担任多间中学及文学团体主办的文学讲习班的主讲人及文学创作比赛的评审。

田舟受邀出席的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

- a.1988 亚洲华文作家会议
- b.1996 年亚细安华文文学营
- c.1997 年由台湾《葡萄园》诗刊主办“面向廿一世纪中国诗歌学术研讨会”
- d.1998 年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 e.2000 年马华家作品研讨会（由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

（四）田舟的著作

到目前为止，田舟虽写过一些小说、散文和杂文，但未结集出版。所出版的祇有诗集而已。

- 1.《问山》（1987）此书荣获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

文学出版基金。

- 2.《盾》（1992）此书由大马作协资助出版，列入90年代马华文学丛书。
- 3.《田舟短诗选》（2003）此书中英对照，列为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

其中一些诗作被选为国中华文教材，也被纳入1996、1997、1998及2001年的《中国诗歌选》及1991—1995《世界华文新诗总鉴》。中国文联出版社於2003年10月出版的《世界华人诗存》也收录田舟的一首诗作《过深圳》。此集乃收录自中国五四运动以还，及港台、海外诗人具代表性的作品。

当我动笔介绍他的时刻，忽然接到他的信及一叠诗稿，应该是田舟的第四本诗歌专集。信中说：侥幸再次获得大马福联会“2004年文学出版基金”诗歌组优秀奖。书名为《十月的彩灯》，预订明年（2005）中出版。

一个拥有四十年以上写作历史的诗人，却只有四个单行本问世，在比较大马其他诗人在量上来说，是少了一点。

田舟的为人给我的感觉是坦率与真挚的。不像一些故弄玄虚，或讳莫如深的诗作者，让你搔破了



八十年代初，下霹雳华校教师公会在安顺三民中学礼堂举办文艺讲座。左起：田舟（当时他担任下霹雳华校教师公会会长）、吴岸、甄供。

头皮也无法明白他的心思。也许那叫做“深入浅出”吧，我是特别喜欢田舟的“深入浅出”的。

田舟将他的诗观展现于给我的信中，他说：“如果我们认定诗是投入读者心湖中的一块石子，并希望溅起共鸣的涟漪，那一定要让诗走进生活。让读者通过诗的‘真、善、美’去感受诗人来自生活的弦音。”

有了诗人那么明确的说词，笔者更有信心去传达读其诗的共鸣了，但在这之前，我想先看看我能搜集到的关于各家对田舟

诗歌的看法和评论。

（五）田舟诗作的评论

为了让读者更了解田舟的诗歌的写作与表现，搜索各家对他的诗作所写的序文或批评文字，也就成为一项需要做的工作。唯作者现时所能看到的国内外有关田舟诗作的评论，却只有吴岸、甄供、林琼、丘克难、蔡震及王式俭6位，但从这些评论作家的一些评语中，也足以解读田舟的诗歌创作目标、方向以及表现手法。

吴岸在86年9月间为田舟的第一本诗集《问山》

写了一篇序文。吴岸先生是大马著名诗人，也是擅长文艺理论写作的文学评论作家。

他对田舟的抒情诗读后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说，田舟的这类诗作，具备了小巧、含蓄、隽永的特点。除了《问山》以外，收集在这部诗集里的《渡》、《池龟》、《灯笼》、《爆竹》、《致粉笔》及《帽》等均是他认为有特出表现的诗作。

有人常说“文如其人”，而对田舟来讲是“诗如其人”。吴岸在序中对田舟有以下一段文字的书写：



“田舟出身贫苦家庭，是个忠厚谦逊的教育工作者。读他的诗，你会感觉到他对社会与人类的关心和热爱。然而他绝不是那种自诩为‘时代的歌手’的人，他谦虚，自知，却充满自信，所以在他笔下的艺术形象，多为平凡不过的人物或事物。然而惟其平凡，才更显出他的笃实与真诚，他的思想的深刻和艺术手法的纯熟。”

另一位为《问山》一书作序的是甄供。甄供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文艺副刊编辑，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杂文作家。

甄供序文对田舟有以下几点评语：

- a. 读田舟的诗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
- b. 如果谈到诗歌创作方法，田舟是继承及坚持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
- c. 诗人的“我”，有我其他的影子，总是和社会，人生血肉相连。
- d. 田舟是一位处于发展状态中的诗人，他的诗艺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足和欠缺之处。

新加坡一位资深作家林琼在他的《文坛拾碎》中提到田舟的诗，他认为田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他对“粉笔”有一份亲切的感情，那是他生活的动力，握着粉笔时，犹如握着自己的生命。（那是针对田舟一首短诗《致粉笔》写下的评语）

《钟塔》是田舟收集在第二本诗集《盾》里的诗作。一位署名丘克难的作者针对这首诗有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钟塔》是一首佳作。第一节写钟塔的自警自励；第二节写它的自信与抱负；第三节的最后一句：“擂出一响 / 轰然的 / 震荡”——令人陷入深思，联想或“鸟瞰”华族在这土地上的历史画面，生活的图景。评论者觉得应该删去“那不是哭泣 / 那是凛寒中 / 尚未冻结的一道流泉”三句说明，该诗在结构上更能显现一气呵成。丘氏认为这首诗，不论内容或形式，都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王式俭是中国的一位文评家，他在评论田舟收集在《问山》一书的诗时，有以下的论点和看法：

- a. 田舟的诗明朗流畅，生机勃勃，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 b. 叙事诗《堤》是一篇力作。诗的结构严谨，并采用比拟，摹状、排比、隐喻的艺术手法以及适时的心

理描写。

- c. 《问山》一诗采用象征手法，表示了诗人对历史的沉思和对社会变革的企盼。诗中，诗人对大山的诘问即是对历史的诘问。

最后一位蔡震，也是中国的文评家。他对田舟的诗集《问山》和《盾》两书的一些诗作有更广泛及深入的分析。他的看法与评语如下：

- a. 从《履历一栏》这首短诗看出诗人田舟是一位脚踏实地，并非天马行空的诗人。该诗表露出一种笃实，从容和自信。
 - b. 田舟的诗非常平民化，世俗化。但诗作却源于诗人对人生充满爱的关注，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具有强烈道义感的社会责任心。
 - c. 田舟的诗，不论抒情的还是叙事的，大都带有哲理的色彩。但因如此，诗人在写作诗时，不能做到“一种宣泄情感的极至”。
 - d. 田舟的叙事诗显得过于直白，过于写实；抒情诗较含蓄及语言精简，意境更佳。
- 总的来说，来自以上六位文评家的评论，对田



舟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都已做出了肯定，只要诗人不断地探索，不停的写作，更高的成就，是可以期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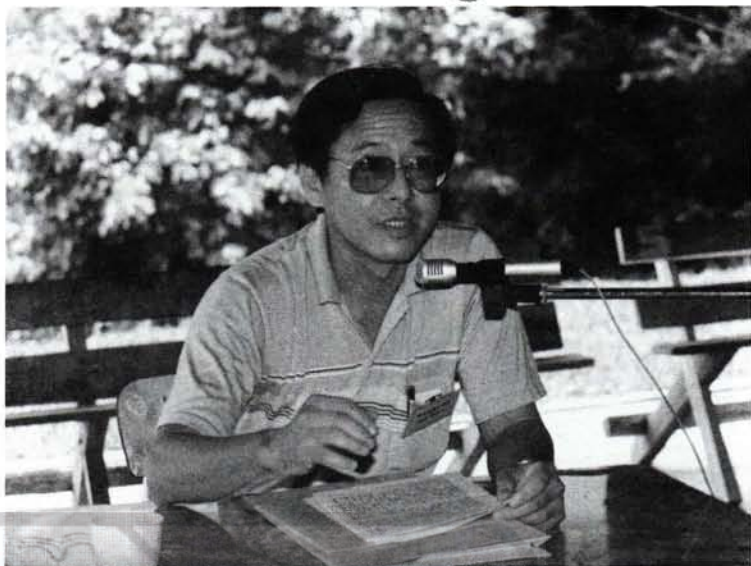
（六）我读田舟的诗

读完了关于田舟诗作的评论，综合起来，读者必然会认同以上各家的见解。但也许会有人持不同的意见，那就得看读者本身站在那一个立场，从那一个角度去看田舟全部的诗作（抒情诗和叙事诗）了。

我读田舟的诗，是近几年来的事。当我决定在《作家作品真情录》里介绍这位诗人之前，我又细心再读一遍《问山》及《盾》两本诗集里的一百廿多首诗作，前几日又接到六十首诗的复印本，那是预定明年中出版的诗集：《十月的彩灯》，因此我有机会欣赏到田舟全部收集成册的诗歌创作了。

我回头去翻看田舟在信中对笔者所说的诗观，即是：“如果我们认定诗是投入读者心湖中的一块石子，并希望溅起共鸣的涟漪，那一定要让诗走进生活。……”

我审视了三本诗集里的近两百首的诗作，如果读者希望看到一首或两首完全与生活无关或是无病



八十年代霹雳文艺研究会在邦咯岛主办“碧波激浪文艺营”。图为田舟主持诗歌讲座。

呻吟的作品，那恐怕要让你大失所望了。

我觉得田舟对诗已臻热恋及崇拜的地步，因此他在落笔写诗时，更是全力以赴，从来不敢随便或轻意为之。我们可以这么说：田舟忠于生活也忠于诗的艺术。

对于他的诗作，让文评家看上的有《问山》、《灯笼》、《爆竹》、《放工》、《印度园丁》、《河畔》、《池龟》、《渡轮》、《致粉笔》、《桩木》、《断桥》、《帽》、《计程表》（收集在《问山》一书里的诗）《履历一栏》、《榕树与盆栽》、《修车的南叔》、《褪色的草坪》、《钟塔》（这五首收集在《盾》里），《浪》、《年轮》及《烟霾》（这三首收集在行将付梓的《十月的彩灯》）。

再读田舟的三本诗集，我颇同意中国文评家蔡震于公元二〇〇〇年七月在评析田舟的诗时所写的一段话，他说：“从《问山》到《盾》，再到田舟近年发表的诗作，如《浪》、《年轮》、《烟霾》等，诗的内容有了一些变化，多了许多岁月沧桑的磨难，也不时露出人生无奈的感慨。当然，艺术表现手法也更纯熟了，是字里行间跳动的那颗执着的诗心和诗人面对人生社会的赤子之心”。

为节省篇幅，笔者只挑选三本诗集中各一首短诗来和读者们一起分享。

《致粉笔》

握着你
短短的一根雪白



“奔赴一季文学风景”，田舟在1999年7月“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会议的神情。

好像握着
自己的生命

消耗了一分的你
消耗了
我们一分的命
消耗了一分的你
增长了

我们多少生存的意义

我们把你化成了灰
也把自己

埋葬在你的灰烬里——

(见《问山》七八页)

这首诗表现了一群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教育工作者(教师)的崇高精神。作者田舟本

身就是一名教师，从年轻到退休，甚至于在退休后尚在中学母语班教华文，他对“粉笔生涯”的感受，自然要比一般人深刻。它正如作者诗观中所指的，它已深入的走进生活，因此教读者产生共鸣。

全诗分三节写成。第一节四行采用对比、象征的手法，是多么形象地刻划出老师的生命与粉笔的密切关系。第二节六行，用了三个“消耗了”的排比诗句说明了一分粉笔的消耗，就等于老师一分生命的消耗，这是深入浅出的，也是自然和合乎逻辑的渐进的描写，诗人一连

写了三个“消耗了”，突然一转，来了一个“增长了”，读来好像有点突兀，但这样的一个U转，也加强了为什么让“生命”如“雪白的粉笔”那样的一分一分的消耗掉，它是为了生存意义的增长。因此第三节的三句，是深刻的，有力的，含蓄及富有哲理的诗句。这使我想起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的诗句，“假如我是一只鸟……/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田舟的“我们把你化成了灰/也把自己/埋葬在你的灰烬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致粉笔》的第三节也呼应



了第一节粉笔与生命的最终下场。田舟这首诗写成在1983年，教师普遍用粉笔写黑板，而活在这个年代，许多学校或学院都改用蓝色或红色的Marker Pen，看来老师的粉笔生涯，就快变为“麦可兵”生涯了。而诗人田舟的《致粉笔》将成绝唱矣。

再看这一首：《珍珠》

一指尖的洁白
凝聚着
海的千言万语
在你 沉默
便是一种声音
如绿之于树
如垂之於苍岩
——（见《盾》24页）

这是一首人格化的抒情诗，它凝炼含蓄且富有哲理，颇能代表田舟后期诗歌的艺术风格。也许诗人发现在炼字、炼句及炼意的诗艺较之创作叙事诗来得舒适，收集在《盾》及《十月的彩灯》的诗作，几乎都是咏物及抒情短诗，而翻看第一部诗集《问山》，田舟确实写了一些关于劳动阶级或小人物的生活叙事诗。我个人以为，他早期的一些叙事诗，诗句看来好像有点散文化，但其诗眼、诗心及诗意却是处处浮现的。因此，我觉得他除专心创作抒情诗，也应该不放弃写作叙事诗

的尝试。

回头再谈《珍珠》，这首诗共有七行，诗人把珍珠缩小至“一指尖的洁白”，高度的概括了珍珠的高贵形象，而且它“凝聚着/海的千言万语”，诗人主观的表达了“沉默”却是大海的声音，海成就了洁白的珍珠。那就有如树的生命成就了绿，苍岩之突出在垂。这首诗有劝世及教人不要忘本的寓意，唯其不是一种枯燥及说教的呈现。这是一首佳作。

在田舟将要出版的诗集，我选了以下的一首短诗来与读者分享，并作为本文的结束。

《油灯—访北京鲁迅故居》

坚固的书案上
依然搁着
那盏陈旧的油灯
有人知道
黑暗还活着

热爱光明的小青虫
昨晚一定来过
在它们心中
油灯
每晚都亮着

——录自《十月的彩灯》

这首诗表现了对中国大文豪及青年导师鲁迅先

生的敬仰，缅怀及学习。

全诗分两节写成。第一节五行，首三行用白描的手法写出油灯的所在，第四及五行诗眼立现，“有人知道/黑暗还活着”，是谁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在白描中带出诗意，也告诉了读者，油灯存在的意义。第二节同样五行，第一及二行“热爱光明的小青虫/昨晚一定来过”，用小青虫比喻热爱光明的人是很贴切的，最后三行诗人点出在小青虫（自然也括诗人本身）的心中，其实那盏油灯每晚都在亮着，也象征了伟人虽死，其精神犹在。这时的“油灯”已非第一节的“那盏陈旧的油灯”，而是死后的伟人的不灭精神‘油灯’了。

访过鲁迅故居的诗人多如恒河沙数，要写这样的一首敬仰缅怀和向伟人学习的诗而不落俗套，真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而诗人田舟表现在《油灯》里的是诗的“真、善、美”的揉合，也真的能够让笔者感受到诗人来自生活的弦音。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写于吧生南方镇）

一个“生存”的命题

——马华小说的现状与未来



叶新田博士(右)
赠送纪念品予丁云
(左)。

(1) 释题

生存? 如此命题是否过于耸人听闻? 哗众取宠? 好像马华小说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 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运用“夸张”的语言! 以往马华作家的“生存”条件严酷, 是众所周知的! 穷困、躲藏、逃亡、牢狱、酷刑、被驱逐出境, 甚至被杀害等, 写作变成是以“生命”炼熬出来的铁血诗篇!

当然, 社会进步了, 也文明多了。

这里的“生存”二字, 没有上述的意思。这里指的生存, 反而有如美国“实况”节目“逆境求生”(SURVIVOR)的游戏。小说家们恰如参赛者, 有大学教授、退伍军人、律师、老师、医生、商人、销售员等, 他们被同置于一个荒岛, 把生存的条件减到最低, 粮食、衣物、通讯器材、药品都被没收了, 只留下最原始的工具, 让他们自己造船只, 造捕猎的用具。两队人马在竞争中, 且得千方百计斗倒对方, 或

淘汰队中的弱者，以谋求最终的胜利！

马华小说家的“生存空间”，与“逆境求存”节目何其相似？

(2) 马华小说的现况

“马华文学已渐渐成为东南亚文学的重镇！”

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这么断言，你会否感到振奋？欣慰？或者飘飘然？他们依据的是什么？竟敢发出这样的论断？是依据“华人人口比率逐渐下滑，而华文教育处于风雨飘摇中，仍然矗立，培养新的华文写作者不断涌现”？还是依据“有几篇小说在台湾或国外得了奖”，而“花踪文学奖，出现过几篇优秀的小说作品，和国外作品摆在一起，毫不逊色”，欣然作出如此亢奋的论断？

固然也对！

比较上，新加坡华文文学日见萎缩。菲律宾、泰国青黄不接。印尼？越南？柬埔寨早已奄奄一息！“马来西亚能！”，自然显得突出了。

但我们翻开最近出版的，由作协编纂的“马华文学大系”小说部分，还有近年来的小说单行本，还有零星收录在文学奖特辑里的小说作品，得到的总的印象却是令人沮丧的。“文学重镇”？马华小说，配得到这个“封衔”吗？

大系的小说部分从65年到80年的第一册里，收录了60位小说家的作品。到了第二册（81年—96年），上述60名作者至少不见了三份之二！乐观的看法是，可能编纂者遗漏了，也可能涌现了一批新的小说作者，旧的只好被淘汰。悲观的看法是多少资深、优秀的小说家掉了队（逝世者不论）？从81到96年，甚至推延到2004年，小说单行本的出版量有多少？长篇、

中篇、短篇、微型小说各有多少本？我手头没有统计数字，但常逛书店，得到的总的印象是“不多”两个字！顺便一提，81年到2004年间，辞世的小说家有韦晕、原上草、张一情、赵林、端木虹、商晚筠等。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特别是商晚筠，因为她在生命终结前，还在努力经营长篇小说。

而验收这批当代马华小说，所叙写的题材，不外是个人感情世界、对乡土的省思、对价值观曲变，到教育、文化越见边缘化的焦虑，到消费社会种种弊端的书写。只有少数敢于叙写如5.13种族冲突、茅草行动、马共等题材。

在上述“马华文学大系”的小说部分，有两篇是比较尖锐地碰到“华教”题材的。一篇是方成的“曹公公”，一篇是文征的“风雨飘摇”。尽管碰触华教，却是属于“挖疮疤”，人性卑劣的“负面示范”之作！“曹公公”是刻划一名年轻教员，面对“威权主义”的掌校者，导致最终对教育理想的破灭。“风雨飘摇”则描写华小校长贪污、教员玩股票、教务职员们钩心斗角，而真正献身教育者却落得精神衰弱病倒入院的下场！在风雨飘摇中，“只剩下孤独的校园在寥寂的大地上伛偻着，为自己的前途感伤、惆怅、惘然……”。

这样的成绩，能令小说家们鼓舞？开香槟庆祝吗？

从81年到2004年，翻天覆地，多少震荡性的社会重大事件在发生！随便例举，便有：茅草行动、合作社风暴、土著金融舞弊丑闻、97金融风暴、副首相被逮捕引发的“烈火莫熄”街头示威浪潮…当然，还有甲板埋毒事件、白小事件、广东义山事件、华社诉求事件、利百猪瘟事件、旧吧生路巫印种族骚乱事件、政府与马共达成和平协议事件等等。

手都酸了，不想再抄下去了，再例举，还可以无限延长吧？

我无意间翻看“报殇”一书，看到因抗议“南洋报业沦陷事件”而罢写的90个名单中，只有寥寥3位小说家！而大部分的“罢写者”，都是专栏作者、杂文作者，或者写社会评论者。为什么为白小事件、合作社风暴、利百猪瘟，为社会弊端，为被践踏人权者、弱势者仗义直言的，都是这些人？而小说作者却缺席了，都不在“现场”？他们都去了哪里？

——印象中，甄供花几年时间撰写的反映霹雳州独中复兴运动的《播下春风万里》，是报告文学，并非小说！他已经完成的华教题材，还有《凭着这颗心》，依然是报告文学！华教复兴运动，华教人物传记的书写，难道不该是小说家们不能推卸的历史使命吗？我读到《播下春风万里》一书里，育才董事长杨苍茂“亮枪吓敌”的情节，觉得甚震撼，因其具备了小说的“戏剧张力”。我每次回多，经过中华大会堂前，望见“白小保校运动”进入某某天的数字，也一样感到惊心动魄，心有忧戚。有志气的小说作者，尤其是身在教育界，了解华教运动的小说作者，应该踏着华教先驱的足迹，应该踩着华教复兴运动的脚印，应该循着沸沸腾腾的白小事件、华小数理243方案事件的脉络，去梳理，去建构自己的宏伟小说世界，丢出几部“放诸四海皆不脸红”的经典之作啊！

讲归讲……

当然，我们可以振振有辞辩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小说家需要“沉淀期”，需要酝酿、发酵、思考，始能成篇啊！不可能像专栏作者、社会评论者、杂文作者那样“及时反应”、针砭时弊啊。我们不是有些作者正在努力收集“马共”的资料吗？挖掘殖民者

屠村恶行的故事吗？悄悄整理着华教复兴运动的题材吗？假以时日，必然有宏篇巨著出现。

我只能说：“我们殷切的期待着……”

(3) 马华小说的未来

未来？小说未来？这么大的命题，谁能承担？

文学小说的处境艰难，倒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据闻台湾陈映真刻写历史伤痕的《忠孝公园》，被读者冷落在书架上，而大卖特卖的畅销书却是王文华的软性小说《蛋白质女孩》，歌星伊能静的情欲小说《索多玛城》。中国内地呢？在商业操作下，小说读者们津津乐道的是“上海宝贝”、“北京娃娃”、“乌鸦”，或者是木子美的《忏悔书》。这是否正折射出“后现代”的危机呢？小说家该维护的人道、人性、社会良知的最后“底线”已经撤离了！如果一个现代小说家，对颠覆道德、颠覆两性关系、颠覆社会伦理的耽溺成癖，且乐此不疲，成为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利己主义、享乐、“无道德”的一分子，随波逐流，又如何扮演好批判的角色？启蒙的角色？甚至是清醒的指引者角色？

未来？在“异化”的潮湿环境里，严肃的文学小说还有未来吗？

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观察……

在这里，真的要碰触到“生存”的课题了。逆境求存？小说真的要搞到“逆境求存”吗？写文学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读文学小说的读者，却未必有所增加。刊登的机会呢？只能得个“霸占版位”的罪名，这个问题，你去问问文艺版的主编最清楚！诸如300字微型小说，诸如几篇文字把玩、意象把玩如符码，难以读懂的后现代小说，能撑起什么“文学重镇”的美

献 词

顾 问
方修先生

北方学术南方诗，
济济精英聚一时。
待看文艺与华教，
结合成功诸论题。

誉吗？长篇小说的经营呢？3年前由“福联会”主办的长篇小说赛，只收到6篇参赛作品！

面对未来，该怎么“逆境求存”呢？

请容许我借个故事来阐述我的论点：美洲虎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地球上仅存17只，为了保护这种动物，人们从大自然辟出大片土地来，有树林有山丘有溪流，还安排了成群的牛、羊、鹿、兔子给它享用！可是，老虎总是无精打采地躺在有空调设备的房里，吃了睡，睡了吃。管理员很担忧，便召集众人商讨对策。有人建议后，便放了3只美洲豹，还有几只豺狼进

入虎园。结果呢？美洲虎被诱发走出舒适的房间，发出“虎威”，站在山顶上长啸，虎啸声震撼山林！

怎么会这样呢？…

道理很简单：“安逸是生机的顽敌！”在其他动物的生态上，有人做过这样的观察，发觉中国西北山区的黄羊，在环境恶劣，狼患严重的时期，也正是它繁殖力最盛的时刻。而熊猫生存环境安逸，还被列为受保护的“国家资产”，繁殖力却越见萎缩。

不是吗？当小说家被“喂养”以不等称的赞誉，被“喂养”以奖金，被“喂养”，

以中产阶级或学院研究室舒适的生活，被“喂养”以文艺版明星作家的時候，他们岂不如同那只拥有整片山林，住空调房间，却无精打采，吃了睡，睡了吃的“美洲虎”一般？而当有某某文学博士狂妄地宣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破产，马华文学“经典缺席”时！现实主义小说家难道就会乖乖认同：“美洲虎已经灭绝了吗？”所以，真的该感谢某某博士“火灼”般的言论！也许正因为受此“感官”刺激，有志气、有骨气、有正气的小说作者，已走出“空调房间”，准备作出“长啸”，登上山头，再展“虎威”吧？

相信我吧！

安逸真的是生机的顽敌啊！

再下来，重新发出“长啸”之后，我们是否能沾沾自喜？

谈一个创作上的“瓶颈”问题。马华小说，真的走到瓶颈了吗？对不起，我又要引用生物学的例子——乌贼，跟海螺、海麒麟等同属有壳的软体动物。但乌贼为什么能长得特别大？据说1933年，在纽西兰海面曾经出现过长达21米的大乌贼！为什么呢？原来在进化中，乌贼已摆脱了“外壳”——无壳乃大也！

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是否背负了太多无形的“外壳”，——干预社会？批判现实？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两个结合”？主题先行？等等等等…（关于现实主义的史诗品格、尚美品格、理性品格，不在此范围）。后现代的小说作者，一样有无形的“外壳”存在——对颠覆传统的耽溺？对性描写的迷恋？对文字扭曲把玩的癖好？对人民群众的疏离？“世纪末”意识？等等等等…能否把这些“壳”都抛开？才能达到“进化”？才能朝向小说的顶峰？

吴岸先生发表于1990年的《马华文学的再出发》，提出的某些观点，仍然有着

“指引性”的作用！他认为：“再出发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具有民族性与地方色彩的独特性的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应该在内容与技巧上都超越了我们的前辈的成就”！他甚至强调：“要从国内其他民族，甚至是遥远的非洲与拉丁美洲汲取我们所需的养分。”这样的宣示，岂非也有着一种“革新”、“进化”、“去壳”的意味？

理论家与创作者都在积极谈论创作的“深化”、“开拓”的课题。“跨媒介”是个很新的词汇！电影美学、剧场手法、甚至推翻了“物理时空”、精神分析学，都可以融入小说技法。

还记得刚刚发明了电视初期，有人便迫不及待宣判了电影工业的末日！当电影普及时，也有人沾沾自喜宣布“剧场”将会消失！果真的如此吗？看看目前吧，银幕更宽了，借助电脑科技发展令人目眩的“视效”，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剧场从三度空间，发展到无限度空间。电视呢？节目更贴近家庭与观众的“扣应”互动。他们都打破了“框框”，发展出各自的优势。

小说家们，怎么还能“故步自封”呢？

退掉壳的乌贼，还是乌贼，只不过它把壳蜕变为“海螵蛸”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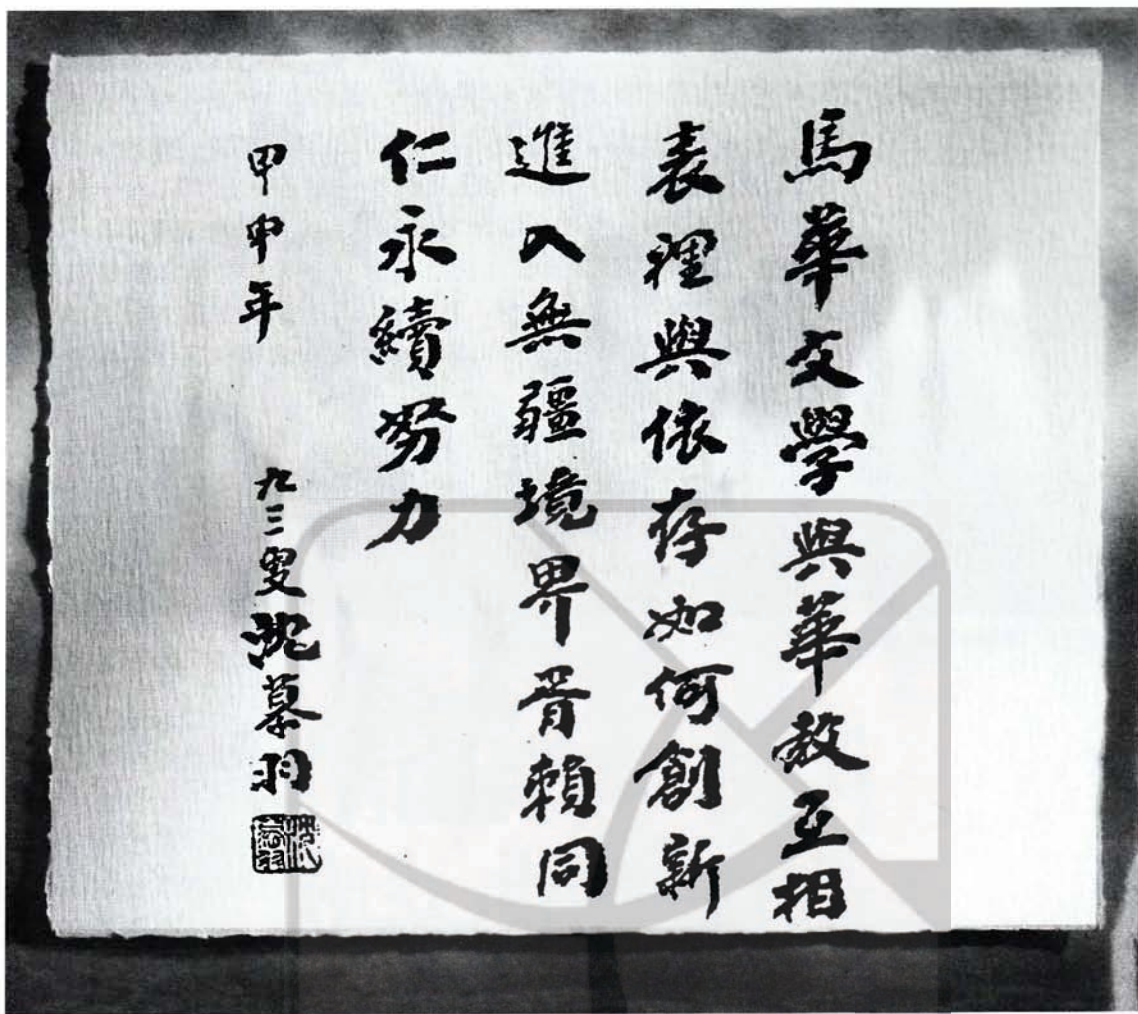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希望能引发大家的讨论。

(4) 期待

下来，又得讲个故事作为结语。

这个故事，跟“生物学”无关，跟“戏剧”有关。

哈维尔写过一个舞台剧，剧名叫作“越来越不能集中精神”，是属于荒诞剧作品。故事很简单，讲述一位科学家，周旋于妻子、情人与女秘书之间，他企图面面



俱到，几方面都讨好！结果是荒废了本份该做的科学研究！一次，他作出个错误的决定，设置了一架机器之后，灾难终于发生了！

想想小说家也真的难为……

身处所谓“东南亚文学重镇”里的小说家，更难为！他已不再是纯粹扮演小说家的角色，就像那位科学家那样，奔走穿梭，周旋于舞台上的几度空间里，有时是教师、有时是校长、有时是生意人、有时写政治文告、有时帮政党做助选、有时失业、有时破产、有时疾病缠身；有时……可能有时，也包括了情妇、婚外情、欺诈、失信、家庭悲剧

等等。

写小说吗？唉，唉……真是“越来越难集中精神”啊！

未来的马华小说，真陷入如此境地吗？谁也说不上，对不对？

我们只能这么期待着：“越灭绝，越见生机了。”

稿于新加坡
5.7.2004 定稿
2.8.2004 重修



甄供在丁云《迷途的黑鲸》座谈会上评介丁云小说。左起：丁云、石君、甄供。

移民与客工谱写 的一曲曲悲歌

——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座谈会简述

2004年11月28日下午，尽管天不作美，阴雨绵绵，人们却热情不减，依旧如约而至，出席由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假潮州八邑会馆举办的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座谈会。

该会陈川波会长在开场白时指出：“文学是人类社会的良知，精神的灯火。我们希望通过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的讨论，使大家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力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藉此座谈，有助于提高大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审美价值的认识与重视。”

座谈会由资深女作家石君主持，共有五位主讲者：甄供、林康、长谣、李选楼和冬琴。

座谈会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主讲者心平气和地娓娓而谈，《迷途的黑鲸》的作者、旅居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知名小说家丁云也心平气和地一一回答问题。

甄供（马来西亚《燭火》文学季刊主编）说，《迷途的黑鲸》收录的8篇小说都是描写异乡人（泰国劳工、菲佣、香港移民、马来西亚女工和女编剧）到新加坡谋生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事故或情感挫折，以移民与客工为题材，谱写一曲曲悲歌，写成系列小说，丁云是第一人。丁云没有像一些马华作家那样，对人间疾苦闭上眼睛，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使命感，把文学当作事业、当作理想，对事物反应敏锐，思维活跃。另一方面他也曾经属于弱势族，当过伐木、锯板、农场工人，生活阅历丰富，对客工的遭遇感同身受。丁云在这本书所写的虽属于生活的支流，但却能反映时代特征与社会面貌。

资深作家林康则以丁云小说集中的两个短篇放在一起赏析，肯定优点，指出缺点。这两篇都有两条线，都采用双线交叉进行的叙事方式。《迷途的黑鲸》的两条线：主线是泰国客工宋迪猜，副线是黑鲸搁浅。《阿萍》的两条线：主线是马来西亚少女阿萍，副线是电视编剧房的编剧会议。林康强调要自己去读作品，讨论文学，阅读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诗人长谣认为丁云艺术触角敏锐，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作者，他在小说中纯熟地运用象征手法，例如：在《梦回山巅》中，他让蝙蝠的形象出现于林子安及杀人犯阿豹的梦境中，暗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阴郁绝望的生存境地；在《阿萍》中，以孔雀鱼象征思想单纯的乡村少女即将在险恶的都市中遭遇各种凶残奸险的恶鱼的侵袭；在《一无所有》中，以孤岛隐喻阿扬在新加坡感受到的冷漠、疏离和无助。

文艺评论者李选楼指出：小说集《迷途的黑鲸》在内容上启开了一条描绘外劳在异乡生活的题材，作者在反映外劳在他乡的生活时，也从多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感情，包括他对无常人生的感叹；对女工命运的同情；对堕落人性的批评，以及他对人生的要求。在艺术特色上，丁云也为小说作者开创了一条新河，他在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上，融入了电影的制作画面，让人大开眼界。

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文艺评论家冬琴，他称赞丁云是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不图解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病象。《迷途的黑鲸》小说集充满移民与客工的斑斑血泪和无尽的屈辱与辛酸，跟本地市民的低俗与冷酷，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艺术技巧上，丁云文笔朴素，语言简练，时空跳跃，应用比喻、对比、反衬等手法以及电影分镜头式的穿插运用，写得得心应手。

探索诗律境界

——唐诗与对联分享会

2003年全国华人文化节由森华堂主办。为了深化文化节活动之内涵，特设了“对联走廊”全国征联活动。该项活动由我负责，当时邀请春山兄为对联评审。由于春山兄的旧体诗词造诣深厚，格律知识丰富，我多次向他建议开设几场古诗课程，这样对提升花城爱诗者的古诗修养会有莫大帮助。这项建议得到森华堂理事会同意，决定列为本年度“中秋文化节”的活动之一。

经过媒体宣传及多方面联络，这项具有特别意义的活动，以“带你走入唐诗的境界”为主题的唐诗及对联研习班，终于在2004年8月22日在英中校友会成功开班。当时有28位学员参与，反应令人鼓舞。学员当中以教师居多。

朗读唐诗大多数人都能掌握，但对于唐诗绝句、律诗的格律，许多人都不甚了了，甚至认为艰深难懂，也不易学。其实唐诗的格律有它一定的科学规律，一旦弄通了就一通百通。

如果读唐诗不懂它的格律，只能说读懂了唐诗一半，因为你只解其意，不解作者的情韵。

经过整整五个小时的探讨，大多数学员对绝句及对联格律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要真正地掌握它，反复再反复地应用，是唯一的正道。

今年中秋文化节，我们也设了“中秋对联”全国征联活动，征得了五十三副佳联。“中秋对联展”配合“中秋诗歌创作比赛优胜作品展”。“中秋小学散文征文展”及“中秋小学绘画展”，10月15日至

19日在森华堂展出。利用此机会，我约来了近十位学员，在10月17日下午由春山兄当场解读对联。这样别开生面、生动活泼的交流，使大伙儿受益不浅，对于诗与对联的格律有较深刻的理解。

从去年的“对联走廊”到今年的“对联展”，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甚少家长或师长停驻在对联前面向孩子详细解说或品味某一副对联。我听到的赞语多数是指书法很美。

从这点看出，大多数人对于对联的内容和格律不甚了了。由于不认识，所以无从了解，无从欣赏。当天的现场对联解读交流，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某一个字的运用，现代汉语与古音读音的区别。例如颜龙章老先生的“松竹秋月噙菊香”的“噙”字，就运用得非常生动，富有神韵。

诗的用语是非常精简的，它的生命也是非常强韧的。虽然短短两句，作者的感情、意志尽显其中。如颜老的“海峡涛声月，故乡枫叶秋”、“品茗鉴古知兴替，啖柚观今备苦辛”。

只有深厚的古文根基，现代文才能发挥自如。其实古诗不单是我们语文修炼的基础，它也是我们思绪与意境的源头。读诗，不能一目了然，像看画、听歌一样，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欣赏。读诗必须每一个字，每一个音深入解读才能领悟。

我希望“唐诗研习班”能持续办下去，使我们的学员从不断的反复学习中，真正掌握到旧诗格律，进而尝试创作。

(2004年11月)

/ 阿金

(一) 语文局举办奥斯曼阿旺追思会

马 来 文 坛 近 况

国家语文局出版的《文学月刊》9月号刊载诺哈斯曼拿玲达的一篇有关语文局举办奥斯曼阿旺追思会的报道，获悉该追思会已在二〇〇四年七月间在柔佛哥打丁宜海隅举行，奥斯曼阿旺这位大马著名的马来诗人作家，是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廿九日与世长辞，迄今已快三年了。

丹绒实地里是奥斯曼阿旺的出生地，此次语文局暨文学月刊负责人倾巢而出连同当地村民一起追思这世界驰名的人道主义作家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据有关报道指出，追思会长达三小时，超过四百名作家、学者、艺术家、学生与村民参加追思。语文局这么做，主要的目的，是要唤起文学爱好者对这位曾在文学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作家和作品的关注，那不仅城市人明了有关作家的成就，而在他出生的甘榜也深得敬仰及怀念。

有关之报道也指出，这个追思会开始前举行一项新书推介礼。那是一部奥斯曼阿旺的文章及评论选集，由著名马来作家默哈末哈芝沙礼主持。

作者诺哈斯曼拿玲达在报道中也说，国家语文局所扮演的角色经已扩大，她的工作任务不仅出版书籍而已。她正策划如何加深语文及文学发展于社会中的影响。

有关报道进一步说，奥斯曼阿旺不单举国闻名，而在世界上也颇具名声的。已故作家曾出席过巴勒斯坦举行的会议，当南非领袖纽申曼特拉到大马访问时，也朗读奥斯曼阿旺的诗篇。

因此，奥斯曼阿旺，在国内获三大民族的赞许，而在国际上也受到崇高的尊敬。

报道文章又指出，大马外交部长赛哈密也受邀出席发表谈话。他说在追思这位作家诗人，是要让现代的人更明白谁是奥斯阿旺，同时更了解他的作品和为人。

作者诺哈斯曼拿玲达表示，外交部长赛哈密所言是否意味着在文学日益不受人重视的今日，特别在唤醒社会对文学的关注？

有关之报道带着质问的口吻说，在作家出生的地方的学校都设有开设文学课，又如何能引发更多人对文学的关注？可见国人会否对文学更加关注及兴起阅读的兴趣，还有待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进行有计划的推动。

有关的作者最后问道：

语文局及文学月刊在举行追思奥斯曼阿旺之后，会否继续举办类似的追思会呢？

革利斯马士(Keris Mas)比奥斯曼阿旺死得更早，也是国家级

的文学作家，应该会获得有关当局的考虑吧！——有关作者这么说。

（二）没有具体议程发展大马文艺写作

读新海峡时报七月廿一日言论版，一名署名 Rozi Ali 的作者发表了一篇关于大马文艺写作现状的文章。

这位作者针对国民大学于七月六日至八日举行的一项国际性研讨会会有感而发。

他在文中提出以下各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1. 肯定这一项有关大马文学及建国政策的研讨会的举行。
2. 社会现实告诉了大家，文学作品越来越不受人重视。Faisal Tehrani 及 Anwar Ridhwan 的小说只静静地摆在书架上没有人问津，而严肃的一份杂志——Massa，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读者而宣布停刊。
3. 与会者提到美国有国家文学委员会的设立，它负起国家文学发展的探讨及随时向国家提呈意见的责任，而在大马却没有类似的组织。
4. 什么是文学与国家的关系，这问题到现在仍未有任何答案。
5. 如果要文学在建国中扮演有效的角色，这多元的社会里国家文学的概念与范畴必须给予扩大。



2004年12月7日，贺巾长篇小说《巨浪》在八打灵举行首发仪式。贺巾（右起第三人）与部分文友拍照留念。左起：甄供、春山、杰伦、贺巾、伍良之、李万千。

轻描淡写 话《巨浪》

/ 晓春子

（去岁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我与甄供、伍良之、春山等文友一同出席了贺巾新著长篇小说《巨浪》简单而隆重的发布会，因而有机会第一次见到这位为了信念在学生时期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及后来于八十年初到泰马边境参加森林游击战争的小说作家贺巾先生，也即是当年拥有众多读者的短篇小说《小茅屋》及《青青草》的高静朗，他们是同一个作者。此刻回忆当晚的盛况，便以散文诗的方式记上一笔。）

六十年代初我带着山村未消的雾气，让年轻的心灵化为一只飞鸟，飞落湖光树色映照的云南园。我喜爱象形文字而更醉心于海洋般深厚的中国文学，因此我让自己激动的感情随着柔弱的心灵和中国语言文学贴得更近。我读着唐诗宋词的同时也读着星马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我爱读当年魏萌的《鲁素英》，更为高静朗的《小茅屋》及《青青草》所吸引。他们小说中的朴素文字及坚实的内容能令

/ 伊清秋

本刊动态

所谓本刊动态，指的是这两个方面：一是本刊受邀以协办方式参与文教团体主办的文学活动；二是本刊同仁受邀出席讲座会、研讨会，主讲某项文艺课题或发表论文，或担任征文赛评审……如此等等。

2004年

1. 南大校友会为配合第八届马华文学节，特于2004年主办第八届微型小说赛。本刊主编甄供及编委杰伦受邀担任评委，并为得奖作品书写评语。优胜作品经已编辑成书出版，书名为《2004年南大微型小说选》嗣后，甄供与杰伦应邀出席该会举办的颁奖礼，并与到场领奖的作者进行交流。

读者读过久久不忘，评论者评曰，那是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表现手法。

过了半个世纪才知道高静朗与贺巾是相同的一个作者。我有幸出席《巨浪》发布会，见了神交已久的小说作家的真面目。再听贺巾的创作自述，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图景呵又栩栩如生的重现眼前。巨书《巨浪》里有更深刻动人的描写，呵学生运动，学潮学潮，它一波比一波高，真的汹涌成巨浪，它将落后残旧的思想冲走。直面现实及描写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让读者有坚定的信念去面对任何生活上出现的困苦和挑战。

《巨浪》虽无卡夫卡《城堡》的预言维度，也无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断片美学及无意记忆，更无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意识流以及隐喻和转喻的手法，贺巾在《巨浪》的创作表现手法与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同，但小说的朴实文字及坚实丰富的内容，却教现实社会中活着的人读了仍有向善向上的进取心与期望。

(05年3月初追记)



第八届微型小说征文赛工委与评审团成员合照。前排左起：甄供、孟沙（评审主任）、邝毅昌（工委会主席）、柏一、杰伦。后排左起：李福生、李文有（工委会副主席）、刘庆祺、陈庆地博士、欧阳励强。



为配合“中秋文化节”，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于2004年8月22日主办唐诗研习班，特邀诗人春山担任导师。这项“带你走入唐诗的境界/探研它的内涵与格律”课程，假协办单位英中校友会会所进行，约有二十余位学员，包括中小学教师、大专生、文化人参与。图为春山与大部分学员合影。前排左起：课程电脑制作人谢金华、张四妹、组长赵华护、春山、森华堂总务刘志文、叶国安。



2004年9月25日，马来西亚教育部/森州教育局假波德申HOTEL COSTA RICA主办“全国中学华文诗歌朗诵比赛”，杰伦、春山受邀担任评判。在颁奖典礼上，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韩春锦分别颁发纪念品予杰伦、春山。

- 雪隆董联会于8月13日及14日，假吉隆坡大运酒店举办“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研讨会，本刊为协办单位之一，编辑部同仁积极参与筹办工作：社长伍良之任顾问团成员之一，为研讨会致闭幕词；甄供为筹委会主席，亦是研讨会主讲人之一，他在题为《追寻历史——论华教运动与马华文学》的论文中，阐述华教与马华文学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杰伦担任筹委会副主席之一及研讨会（场）的主持人之一；编委兼发行主任春山为筹委会副联络。
- 春山为吉隆坡尊孔独中撰写壁联“尊重精神扬宇宙，孔师风范立春秋”。8月15日，尊孔独中举办“新校舍开幕典礼暨周年校庆”，受邀与其他负责人、嘉宾联合主持揭联仪式。
-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于8月22日主办唐诗研习班，春山应邀担任导师，引导学员走入唐诗的艺术境界。
- 马来西亚教育部/森州教育局于9月25日在波德申Hotel Costa Rica主办“全国中学华文诗歌朗诵比赛”，杰伦与春山受邀担任评判。
-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于10月15日为“全森中小学诗歌创作比赛”举行颁奖礼。杰伦受邀主讲《谈童诗与现代诗》；春山担任此项比赛的总评，在颁奖礼上

为小学组优秀作品点评。

7. 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于11月28日，在潮州八邑会馆举办“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座谈会”，甄供应邀担任主讲人之一。在会上，他赞扬丁云的创作路向，及高度评价丁云小说的艺术成就。

2005年

1. 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于1月15日在潮州八邑会馆礼堂举办“方修文学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本刊为协办单位之一，伍良之、甄供、杰伦、春山及其他文友参与其盛。伍良之受邀发表谈话，他赞扬方修先生对新马华文文学作出卓越的贡献。甄供在“方修文学贡献”座谈会上，发表他题为《方修文学史书写的审美理想》的论文。
2. 杰伦应巴生光华独中的邀约，将于四月间到该校为同学们讲课，主讲《中国文学纵横谈》。课程内容，涵盖范围计有：先秦文学、唐诗宋词、元明清文学、中国新文学等等，以协助学生应对统考有关中国文学试题的作答。

(2005年2月28日)



《烟火》社长伍良之在“方修文学六十年庆祝会”上致词。

春山特为吉隆坡尊孔独中撰联“尊重精神扬宇宙，孔师风范立春秋”。2004年8月15日，尊孔举行“新校舍开幕典礼暨98周年校庆”（双庆），春山（左九）受邀联同书联人拿督沈慕羽局绅（右八）、立联人邹寿汉先生（右九）一起主持孔子石雕像与壁联揭幕仪式。右三为董总主席邹全强、右二教总主席王超群、右一吴建成校长、左八教总副主席兼林连玉基金主席陆庭谕、左七林连玉基金副主席黄明治。



感情的烈酒五十年不变

——吴岸诗集《破晓时分》代序

(一)

伸出火烈的手；远远，近近，
火烈的手便被火烈的手握紧。

……

五十年代吴岸诗作《朋友》中的这两句，经历半世纪的沧桑，仍在我的脑中萦回。

早年笔名“叶草”的吴岸、生长在砂劳越河畔。1954—55年光景，姚紫先生主编的《世纪路》、杏影先生主编的《文风》经常发表他的诗歌和小说。我和几位青年朋友特别钟爱他的诗。我们感受到诗里面喷迸出来的一阵阵热力，感受了作者沉毅的宣言似的自白，以及一种成熟而无畏的智慧。叶草是谁？他的确是我们的知己、我们的同路人啊！

我和林臻、李向、季新几个小伙子，时常凑在金吉路出版社的小房间编《人间》文刊。记得有一天，这位叶草寄来一首诗，题目似乎是《心爱的人》。哦，火热的手已然摊在我们的面前。这首诗马上发排，成为新一期《人间》的主要篇章之一。

我写给叶草的第一封信是拜托杏影先生转寄的。我不知道叶草的住处，只想用寸笺表达我们对他的喜爱。随即收到回信。我们之间的来往函件时断时续，总数也不过七、八封吧，然后是一段长长的间隔。处在“风雷激荡”的岁月，身边熟人息影

的息影，失踪的失踪，大家都忙，且多言无益；心里记挂着也就行了。过了些时，我惊喜地收到叶草的一封信，他把一叠诗稿附在信封内，定书名为《盾上的诗篇》。为了这本处女作，他精心绘了一幅砂劳越风格的“盾”，又写了序诗《盾上的诗篇》。

他曾经写了长诗《告别森林》，可惜失落了。——信上他告诉我。

以上的陈年旧事，经过时光的筛漏、硝烟的蒙盖，早被遗弃于繁华之外，如今无意中“出土”，所述容有微差，却是我记忆犹新的交往梗概，把它写下来，算是又一回“残损的微笑”（吴岸诗句）吧。

《盾上的诗篇》来到我的手上。对我，远方的朋友赐予的信赖，无形中也是一项重任。那时候找当地的出版社出书实在不简单，资金固然是问题之一，政治气压也不允许。林臻表现了最大的热诚，为诗集的出版多方奔走联系，并请杏影先生为《盾上的诗篇》作序。终于找到上海书局的陈蒙星，由她转送香港联号“新月”出版社。又过了相当时日的伫候，《盾上的诗篇》终告诞生了。书的样式素净大方，我们非常高兴。抱憾的是，几篇怕“出问题”的诗作被香港主编弃除。这批“遗珠”从此在人间消失无踪。出版社没有退稿，我又大意未留副本，为此心里始终怀着歉疚。

出了书，“新月”发了一点稿费，我照转寄吴岸。好像就从那时候起，彼此断绝了音讯。后来才知道六十年代中吴岸身陷囹圄，爱好自由的诗人丧失了自由，只得在“一亩地”的高墙下作海阔天空的遐思。

然而，他的日见璀璨的诗作，成了我怀念这位缘慳一面诗人的媒介。读着，读着，我仿佛看见他的眉目，且更进一步理解他的诗与人。无论如何，有这么一个远方的朋友值得庆幸。我一向给真正的朋友打很高的分数，我曾描述过那时期“朋友”在我心中的“定位”：

“……走到任何场所，一握手就多了一块磁铁。一个照面是一次肯定，一个注视是一篇誓言。”

(二)

七十年代中叶，我因职务上的需要，好几次到东马访问客户。每到古晋，同文教印务界闲聊，总要问问吴岸的近况。一份小型报说他的健康日渐下坡，朋友们都很忧虑。不久有人确定地说，他的出狱指日可待了。

天各一方，我和吴岸仍无从见面。一直延到八十年代初在古晋朋友的牵引下才见了面。1987年新加坡报馆主办文艺营颁“金狮奖”，他和几位马来西亚文友莅临，我同他才有较多时间执手长谈。

恢复了自由，吴岸重投缪斯怀抱，诗，化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本已能诗、能歌、能画，加上一贯的虚怀若谷、勤恳好学，乐于博采各家之长，于是吴岸的诗有了音韵之美，有了画意，有了飞跃。

我爱诗，爱读好的诗，对诗却只有极肤浅的认识，一向不敢警评。我知道诗歌圈子里许多熟人，不能坚持创作，写一阵

停一阵。或许有人满足于既得的成果，或许满足于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诗人路线的“正确”，下笔显得轻快简易，片刻间挥洒成诗，自己越看越有意思。相比之下，吴岸的一部部诗集，可以看出他的艰苦跋涉、努力不懈。他有明确的方向，有远大的目标，不断进行尝试和突破，一心要超越现状、超越自我，给新作品带来新的气息、新的风貌。

奉行现实主义的诗人，通常不属于去了解其他派别的由来、它们的本质和表现手法。甚至可以断言：颇多的现实主义作者对自己信奉的主义也不求甚解。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现代派”虚构现实、忽视现实、歪曲现实；似乎唯有现实主义者才明白生活的真谛、事物的真理。不幸的是：不少现实主义作者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淖无能脱身，单纯讲究形态上的“反映现实”，不曾透过现象深掘本质，写起来千人一面，千口一言，失去“典型”的明亮与哲理的光芒。正因为现实主义作者自满自许，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标倾斜，文字功力强的作者还可以挽回若干读者，功力弱的就只能孤芳自赏了。

吴岸自称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可他不从原地画圈，他相信方修先生强调的现实主义必须深化。其实，任何大路小径都是“走出来的”，走错路走冤枉路总比老踩着前人的脚印不加思辨地走着好。一群群连跑带冲驰骋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旧雨新交；许多人倚在碑石上频做甜美的梦，而吴岸“并未睡着”。他“在梦中醒着”（吴岸的诗句）。

是的。即使在梦里他还醒着。诗的创作道路应该拓宽，因应现代生活的内涵。陈鹏翔说吴岸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现实主义者”，吴岸也不认为现代派对现实主义的“对抗”是件坏事，他积极地参阅各家各派的作品，取其优点特点，刻意在自己“现

现实主义”的创作中交叉运用。

几十年来，他完成了许多名篇，受到当代诗人、诗评家的瞩目，一再地被文学界肯定。然而，艺术的追求没有止境：“现在，我存在一种危机感，所以我必须再作思考，才能前进！”——他这么坦然决然地说。

尼采一句名言：“造就伟人的，不是高尚感情的强度，而是高尚感情的持续时间。”可见判断一个人的优、劣、是否伟大，只可盖棺而后定论，舍此无他。吴岸写诗、论诗、关心社会、溯史追源、培养新人、赶上时代……天天虔诚地将生命、理想与文化工作融为一体，不曾间断，不曾泄气，这是同辈和后辈作家无法匹比的，这样的品格，可视为高尚感情的持续吧。

我厌倦虚伪的赞赏，不会违心地礼赞别人。吴岸的诗我不是每一篇都喜欢，尤其是后期写的若干旅游诗。但我非常喜爱那些蕴蓄着人生感悟的、节奏沉重的诗作，有如《静夜》、《信念——观秦俑有感》、《新宿》、《我何曾睡着》……以上这些篇章。它们令垂老的我咀嚼良久，冥想不已。我喜爱这样的作品。不过在我心的底层，深藏着“五十年不变”的感情的烈酒，唯有那以“叶草”的笔名书写的《祖国》、《成长》这类作品；才豁然掀开佳酿，香气扑鼻，让我通宵沉醉。

(三)

吴岸新著《破晓时分》行将付梓，这本册子收集了他在97年大病以后陆续完成的作品。病魔的“狂风来袭”，他依旧“舞得潇洒”。而“片片落叶”，也都化成生命力充沛的

诗句。

死亡在吴岸的眼中，呈现“一种绚烂的色彩”。这不正是一个无愧于天地者禀赋的豪情？病中心境淡泊，精神上大澈大悟，从而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生活细节溶入类似“禅”的境界。难怪他在《悼乌斯曼·阿旺》一诗中说：诗人“在黎明前夕/休息”。肉体休息，灵魂永生。

战腾了顽疾，过程中的疲乏、伤痛，只能在文字之外去揣测。在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你感受到的不是病痛，你折服的是一颗关怀亲友、关注世界的诗心。无论是那些富砂劳越色调的诗、描写巴勒斯坦/伊拉克人民灾难的诗，或是对人生和大自然深刻感悟的诗，熟练的技巧浸透哲理的墨汁。

当吴岸打来电话，要我为集子写一篇序文，我是相当犹豫的。自知写起来不着岸。但盛情难却，遂以此文将我们之间的交往，做一个交代，为过去的一个生活环节补白。

(2004年5月4日于新加坡)

(编者按：吴岸诗集《破晓时分》，由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每本订价RM25。邮购地址如下：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P.O.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族魂林连玉》读后感

在写《族魂林连玉》一书读后感时，我依然是感慨万千。在我阅读此书前我曾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认真的细阅此书。”我阅读一本书的速度与方式会依据不同的书作出不同的调整与分配。对于这本书，我是用心去阅读的，因为我知道我将透过这些文字去了解林老师那颗捍卫华教的心。那颗心虽然已停止了跳动，却依然炽热，在发光发热，照耀华教。虽然他的肉体与身躯已不存在这世上，但他的精神与芳名将永远活在这世上，一辈子住在我们心里。林老师是备受华族景仰的。

我从未见过林老师一面是我最大的遗憾。因为现在我只能画页中看见他的遗像。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见“林连玉”这个名字时是在小学五年级。我那时的班级任陈丽蓉老师因为我班同学不认真学习华文而有感而发的说了一句：“你们知道至今天还有母语教育是多么艰辛的吗？你们只知道有林意莲却不认识林连玉。你们应该珍惜学习华文的机会”。陈老师的一席话，深深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烙印。也许是因为年幼好奇心特别重的关系吧，造成我在那段时期

心中总有个疑问等待解答。我那时还不知道林连玉这个名字是谁，也不敢问。但这疑问最终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被揭晓了。那年，我才中一。这名字被我深藏在心中的疑问在与我纠缠两年后，终于有了答案。我庆幸我拥有这么一个认识林老师的机会。陈老师当时的一席话，对我有深重的影响。

开始阅读这本书时，我掉了好多泪。那些泪不是因为伤心而流，而是因为感动。书中的一字一句都拥有着深重的意义。从此书中，我知道了林老师的种种。当中，最让我敬佩与感动的是林老师为了捍卫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建设与捍卫，是无私的，是伟大的！林老师的一句话说得妙：“对付破坏的最佳方法是建设。”就以全国的六十所独中来说吧，这是个证明。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们为了坚持母语教育的理念而放弃接受政府的津贴及改制为国民中学的建议。结果，沿办母语教育的独中还是活了下来，而且也受到了海外的认同。

再言，在争取母语教育这条路上，林老师坚持通过合法的方式来争取，这表示



了他的涵养及对我国司法界的尊重。可悲的是，林老师的爱国及敬国换来的却是公民权被取消的回报。多残忍啊！学习母语是基本人权，因为唯有通过母语教育的熏陶，我们才能了解中华民族那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我认同母语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到了今天，华文在国际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国际语言之一。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捍卫华教的人士都会被冠上“种族主义者”这个名字。在坚持母语教育的人的思想一定都是很极端及带有种族歧视的吗？不！绝对不！其实我们都爱国！但我们也爱我们的国语及文化。为了在爱国与爱民族文化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所以捍卫华教的战士都通过合法的方式来争取。董教总并没有拨弄种族问题

也没有制造种族纠纷，何来的种族歧视？林老师更没！他反而希望看见活在马来西亚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各种民族能够公平民主与快乐的在一起生活，不分种族及肤色。所以，谁有资格说他或其他华教战士不爱国？爱国的定义又是什么？

作为晚辈的我在回首众前辈的点滴及华教重要事件时，心中是矛盾的，内心充满着愧疚与感激。愧疚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还无法为华教做些什么。感激则是因为他们太伟大了，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华教，让我们这些华裔子弟有良好的机会学习自己的母语。因为这些战士的坚持，我们才不至于像印尼华侨般，对自己的母语感到陌生。印尼政府现在已重新接纳华文了。这是件好事，他们在华文教育中兜兜转转了几个圈后，最终还是接受了华文。应该庆幸华文守得云开见月明？还是冷笑该国教育制度？我没有答案……

【评语】

张慧珊同学流着眼泪读完《族魂林连玉》这本书之后，感慨万千，进而粗略了解华族历史与现状，是值得称道的事。在这篇读后感中，她还写出她内心的苦恼——愧疚与感激，联想开阔，真挚感人。

——甄供

巴生兴华中学初三义班 / 张秀莲

我印象最深的一堂 体育课

记得这是初二的某一天的体育课，我们的体育老师——沈丽音师已在体育处前准备好一切体能考试器具，老师说要给我们跳绳。当看到绳子，我的心情马上变得紧张，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跳绳，也许别人听了会笑我，但这是事实。

当考试开始进行时，我已经开始紧张直冒冷汗，精神恍惚，而且脑海里还一直不断出现自己可能会出洋相的画面。当传来“座号 22 号——张秀莲”时，我只好踉踉跄跄地出去，当我拿起绳子，许多同学的眼光都望着我，顿时我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当我跳了几下，我不知不觉的眼眶里噙着“受惊”的泪水，因为当时，我除了感到自卑也没有勇气再跳下去了，我把绳子丢在地上就直冲进平常我们换衣的地方，然后躲在里面，直到我的心情平复后才肯出来。后来，我走了出来，我知道老师非常生气，我想说声“对不起”，但我始终说不出口。

有几个朋友还过来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我告诉她们后，她们劝我不应该这么轻易就放弃，我只听着，默不出声的独自反省。当体育课上完后，我觉得好开心，因为我以为见不到老师的脸，我就不会那么内疚了，但我错了，我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对不起沈老师，因为毕竟半途而废并不是学生应有的态度。

当时我真的灰心了，对于跳绳更是心淡了，我也曾想过从此就放弃跳绳这科，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想起老师当时生气的表情，我就认为自己不应该这么懦弱，更不应该自我放弃，所以从今天起我决心努力学习跳绳，相信不久的未来我能把“成绩”呈现在体育老师面前。

(黄志光老师推荐)

【评语】

文笔通顺，感情真挚，特别是写内心挣扎的情景，尤其感人。

——甄供

吉隆坡英豪学院 / 陈以珠 (流云班)

生活

我喜欢写日记，因为我总习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么一来就写了一年。这一年的

日记，是为了记录我的生活，抑或让我重温和他的回忆？日记上的每一页，我都会画上一只猪娃娃，这是为了证明，自己依然坚强，依然可以笑着把猪娃娃画完，我以为我的生活从此离不开他，但随着我到异地求学，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是距离让我忘了他，还是生活让我学着长大？

生活中少了他，我仿佛更加快活。当我静下心来，看到我远方父母的父母，他们总是担心我的衣食住行，总是提醒我这个，提醒我那个，为什么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对父母的爱不比他们对我的多？是我不孝么？还是我的心没有平静过？

世上除了爱情和亲情，还有一样重要的是友情。本来以为世上有了爱情，就不需要友情，但后来才知道，友情是在你错过爱情后唯一留下的避风港。我开始体会朋友的手，其实也可以很温暖。当你的手拉着我的手，我就更有勇气往前走，于是我珍惜友情，珍惜每一个你……或许你们都不知道，我把每一段友情都放在心里，也许有时会找不着，但它却一直存在，永远不会离开。

在吉隆坡这个地方生活了四个多月，我似乎长大了许多，以前我不会对着电话哭，但现在只要接到爸爸的来电，眼泪就再也忍不住。弟妹写来的一封信，也能让我一看再看，高兴欢呼！家乡朋友送来的祝福，也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在这认识了新朋友，从此念书、外出不会再害怕孤独。我真的觉得所有事情都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就像你选择离开了，不表示因为爱已不再，也许你我心里都明白，没有所谓的应该不应该。

人生是一条不归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过了就过了，成了就成了，做了已做了，错了已经错了……我们丰富地过一生，不是因为太大的享乐，而且我们学会在苦难中挣扎，而这些痛苦都会过去的……生活中离不开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然而我们是否明白了些什么？体会了些什么？生活总有很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但这些似乎就在我们生命中排行第一。于是我们都该珍惜生活中的点滴，那怕只是一滴汗水和泪滴，因为在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插曲。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生活快不快乐也要好好的过，没有人知道太阳后面有什么，只知道在太阳底下的我们，要笑着好好过活！生活是要用笑和泪方能完成的。日记里每一面的记载，都是属于我生活中的一种感受……

(孟沙、杰伦推荐)

【评语】

思考、分析力强，写得自然顺畅，可取！

——孟沙



孤独中的享受

暑假转眼间又来临，室友们都不停的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往远方的家乡回去。唯独我一人。

眼见室友们纷纷的提起行李往机场及车站去。家，忽然冷清了许多，这时才发现原来平日吵吵闹闹的家也有宁静的一面。我开始喜欢家那宁静的另一面。

这学期的暑假不回家了。

朋友好奇的问我：“独自一个人在家里渡过那漫长的暑假，不会显得更孤单寂寞吗？”我，无言的微笑。

孤单？寂寞？人生的道路上还不是孤单、寂寞的吗？难道回家乡就不会觉得孤单与寂寞了吗？人人都害怕孤单、寂寞，就不断的逃避与逃离；希望那孤单与寂寞不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害怕孤单、寂寞，人人都选择了爱情。人人都认为结了婚，生儿育女就会驱去那孤单与寂寞。然而一旦过着类似的生活时，孤单与寂寞还是不断的从生活里流露出来。

当我独处一人时，往往都感觉自由的味道总是围绕着我。

无可否认，偶尔一人坐在书桌前不停的苦读时，孤单与寂寞总会汹涌而出在那孤独中的我。我，也一样害怕孤单、寂寞，但我更享受那孤单与寂寞所流露出来的味道。

我，爱享受独处。

一个人的生活，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的面具、自己的虚假；都一一的都给抛开在这世界。剩下的就只有那真实的我、真实的世界。

独自一人时，我爱阅读自己喜爱的书刊，播放着自己喜爱的曲子，品赏桌上所摆放着的热咖啡；那生活就像是活在人间天堂。顿时我猜想人人所谓的“人间天堂”该就是孤独中的享受吧！

【评语】

谢思茹同学写孤独，是她学生生涯的一种反映。可喜的是，她仍有积极的思绪，懂得在孤独中排愁遣闷。

——甄供

稿

约

本刊欢迎下列作品：

散文、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以四、五千字为宜）、微型小说（文字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文艺评论、翻译（请附原文）等等。请勿一稿两投或抄袭。

-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等，以便联络。
-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概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 本刊的“小荷才露”专页，是为鼓励青少年从事文艺创作而设。欢迎各大专院校、独中、国中的同学投稿（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尤为感盼）。欢迎学校或文教团体推荐其主办之青少年文艺创作赛特优作品给我们发表。也欢迎有兴趣于摄影的同学，把他的佳作惠寄。图片背面请简要说明。内容以能反映青少年生活面貌或当地风土人情者为宜。
- 来稿请寄：

《烟火》文学季刊编者收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我们“继续加油”！

——来信与回信

来信

致：《燻火》出版社的编辑及全体同仁：感谢你们出版一本如此内容丰富的文学刊物给我们阅读。

我们学校有订购《燻火》。我也时常有看。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以（为）表谢意支持的一份心意，我在此信中附着（上）现金 RM100，希望这 100 元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人因有了希望而伟大，人因有了希望而有了动力，人因有了希望才会继续生存下去。

因为有了你们的希望，而有了燻火。

希望 上

回信

希望读友：

你好！来信及赞助金 RM100，经已收到，谢谢！你的名字与赞助款额已列入本期的《鸣谢》里，请查看。

你虽是一名在籍的学生，但对于文学却有一定的认识，诚属难得，可喜可佩。读了你的来信，我们都深受感动，请允许我代表本刊同仁向你致以深切的谢意和敬意，希望今后支持本刊。我说的“支持本刊”，并不仅局限于赞助出版基金之类，它还包括下列几项：把本刊介绍给你的亲友阅读、参与耕耘——自己投稿或鼓励同学投稿、批评、提供意见，等等。

你说：“因为有了你们的希望，而有了燻火。”我们创办《燻火》文学季刊时的确抱着希望的。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当时马华文学溃不成军，处于低迷的境地，低俗、卑劣、消闲的读物乘虚而入充斥市井。于是有人随波逐流，媚俗了；有人为丑恶张目，叫嚣漫骂；当然更有人颓丧了……但我刊同仁仍然坚持文学薪传的立场，以我们具有现实感、清新感的作品发出我们的一个声音，当然更希望这能焕发出丁点燻火般的光和热，以驱逐那令人窒息的漫天迷雾。……说到底，或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希望为读者提供一种健康的精神粮食！正因为有了这种希望，也是一种信念，所以我们就有“动力”，敢于坚持把《燻火》办下去！

你对我刊的关爱和赞美，我们非常感激，但是有些地方是过高了，我们愧不敢当。至于你说希望大家继续加油，我认为这倒是切合时宜，那么就让我们以“继续加油”来自励或共勉吧！

甄供

2005年4月2日

小引

我在抄录赞助人名单、准备发排之际，社长伍良之兄来找我，交来一束信件及他收到赞助金的登录名表，署名“希望”的读者来信，便是其中的一封。他说读了“希望”君的来信，很是感动。随即寄了好几期《燻火》给这位读友。他建议将此函刊出，希望我写些文字回应。于是我把“希望”君的来信发表，并作回答。这该是读者与编者的一种文字和信息的交流。

编辑后记

- 本期《燭火》，有两个特辑：

1.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专号。这个专号是以张曦娜、周文、郁竹等人的报道文字为主，佐以吴岸的论文《发扬方修神》及其他资料，以反映这个庆祝会的热烈盛况。吴岸的论文，视角新颖，立论严谨。
2. “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研讨会专辑②。在这个专辑里，有方修、沈慕羽两人的献词，言多勉励，富有启发性；丁云论文《一个“生存”的命题》，论述马华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可说有的放矢。

- 散文 / 游记 / 杂文 伍良之和石君的游记，虽同属旅游随笔，但两者各有不同的审美意识和志趣。吴秀颖《方圆外有天地……》，以儿童所见、所闻、所感为由头，开展书写，折映出当今教育制度的某种倾斜。
- 小说 / 微型小说方面，作者有丁云和择浩两人。印华作协举办“第二届金鹰杯微型小说赛”，成绩揭晓。本刊特载优胜作品三篇，以飨读者。
- 诗歌方面，在本期与读者第一次见面的诗人，有长谣、马田、西彤（澳洲）、韩牧（加拿大）。他们四位，都是华文诗坛著名的诗人。
-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八，田舟（1940—）》，本期介绍的是田舟。在介绍、评价田舟，杰伦仍然以“真、善、美”作为其审美标准；本文写田舟的真挚、真情等，着墨甚多，具有兴味。
- 在“信息百叶窗”栏里，内含网雷、赵华护、阿金、晓春子、伊清秋等人的篇章，通过他们的报道，使你了解新马华文文坛及马来文坛的近况。信息量大。
- “序与跋”栏中，柳舜为吴岸诗集《破晓时分》作序，是诗人为诗人的集子写序，在介绍吴岸及其作品和诗观时，柳舜笔下总是带有“感情的烈酒”的韵味。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机构名称录后（以先后收到为序，恕不称呼）：

刘发振	RM30
饶仁毅	RM100
龙锦平	RM50
纪念林泉福	RM50
李妙顺	RM50
林嘉年	RM50
支持者	RM100
杨静来	RM100
林潮	RM100
莫顺生	RM200
颜龙章	RM30
花剑客	RM60
吴东昇	RM50
黄世生	RM50
龙锦平	RM50
杨潘照	RM95
罗明亮	RM50
沈月甄	RM50
沈月燕	RM50
李星光	RM50
希望	RM100
郑源泉	RM50
史英	\$50
	(星币)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办

“全森中小学诗歌创作比赛”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中秋文化节



图为得奖者与杰伦（前排右二）、春山（右三）、赞助人甲巴央区郑启文州议员（左五）及老师、森华堂理事合影留念。



颁奖

10-04

中秋文化节

文、诗歌创作、绘画及

15-17 '2004

2004年森州中华大会堂主办“中秋文化节”，先后有唐诗研习班、及以“中秋”为主题的全森中小学诗歌创作赛等活动。本刊编委兼发行主任春山受邀担任唐诗研习班的导师、创作赛总审及为小学组诗歌优秀作品点评；本刊编委杰伦受邀主讲《谈童诗与现代诗》。



主办当局颁发纪念状予杰伦与春山。左二为森华堂主席周世扬、左一署理主席李国辉、右一副主席张志雄、右一副主席张志雄、右二《南洋商报》代表许世平。



颁奖礼 征文、诗

15-10-2004

杰伦


刘钦洲

春山赏析获奖作品，亦指出其缺点。


杰伦畅谈童诗与现代诗。

“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


日期：2005年1月15日（星期六）下午2时
地点：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二楼礼堂
主办：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协办：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马来西亚《燭火》
文学季刊、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赞助：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会场一景：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估计到会者约有三四百人之众。



“方修先生来了！”当司仪网雷宣布方修进入会场时，全场的与会者起立鼓掌欢迎，以敬佩、关切的眼神倾注坐在轮椅上的方修身上。



方修先生虽然身体虚弱，但其精神状况却是良好的。图为他全神贯注在听台上主持人的讲话。



热带诗歌朗诵与歌唱团呈献节目：赞颂方修的诗、方修诗篇的谱曲演唱及朗诵。